

T5781/3116.2(10)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10

十五卷名臣奏疏

凶朝館課經世宏辭續編

皇明章奏經世宏辭續集卷之十五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印

太原 王錫爵

元馭父

續補

秣陵 焦竑

弱侯父

參訂

邑子 陸登之

瀛鴉父

纂輯

繡谷 周曰校

應賢父

督刊

條陳邊計劾內外大臣疏

仲良童漢臣

山西巡按御史

題為飭邊計審要機究禍本乞

簡重臣罷邪佞以濟時艱以

光昭 聖化事臣待罪西陲捧誦

綸音仰見

聖思淵睿 神謨宏遠真有以範圍宇宙洞見萬里

中興之治亦將度越前古遠駕百王况茲區區醜虜何足懼乎

臣竊以為該部所議條件中間委曲機宜自有內外當事諸臣

海中丞 剛峰公 評 抗慨激 烈丰采 凜然至 論劾嚴 嵩于入 閣之日 早見淵 識尤出 居情之

表明允
之辨姦
也。不是過

伏下論
劾諸臣
張本

矢心議處參酌舉行臣愚以為此特節目而已綱之不舉何以
張目臣請舉其綱之大者為
皇上陳之議者曰備邊之要足食為先而司
國計者之非其人會計失當緩急不濟何以足食又曰足兵為
大而掌邦戎者之非其人貪饕無厭賣將鬻官兵日衰弱紀律
不振何以足兵又曰官人為要而司銓衡者徇私阿比不能公
選人才以充器使以安地方則官守何以得人庶事何以振舉
又曰兵強食足人存事舉邊患可弭矣然不知所以總其機宜
下通幽滯仰贊神謨使中之制外如心之運體外之應內若
四體之從心握要機以康庶務以大安攘之功以昭和平之治
者又在一二輔臣之得其人也臣惟此虜為患浸至橫強其積
禍養亂已非一日燎原之灾成于燭火江河之決起于蟻穴其

論虜患
而先責
當事諸
臣是重
內治者

慷慨論
事是偉
男子声
口

所由來者漸矣良由當事諸臣玩寇蓄患不能竭忠報
主視國如家先事設防長慮却顧明知有今日之禍而優游
歲月以致外患內憂日不可支去歲寇太原今歲寇潞沁其風
聲狂悖懷姦不逞不能盡言是以關南失警烽火連宵振驚
幾輔上廛

宸衷宵旰不遑皆當事諸臣上負

君父之恩罔思盡瘁之報所當究論者也臣待罪地方叨居言
職親履其患目視其艱俯察民隱仰思

主憂殊為痛恨若今日不為極言有所顧忌是臣負

國不忠粉身莫贖何以立于

聖明之朝也哉夫虜寇猖獗由于邊備之廢弛而又由于撫臣
之匪人然邊備之患莫甚于大同而撫臣之僨事莫甚于龍大

論山西大同二鎮卓有深慮匪夷所及

有劉臬之二臣。然二臣庸懦，非捍禦之才。有不待今日僨事而後知者也。蓋由于當事諸臣，以為大同山西非善地也。人誰樂居，不能仰體

聖心，擇舉真才，以當二鎮之任。惟圖一時阿徇苟且之計，上救宸聰，而二臣亦樂于遷轉，勉強支吾，希圖僥倖，以致一旦僨事，束手徬徨。此時雖即致二臣之首于

此論龍大有劉臬二臣

闕下，亦已無及矣。此蓋始之不慎，而終之為害。一至于此，臣竊以為大同首當虜衝，人心渙散，威信不行，已非一日。今日要機當以大同為重，該鎮巡鎮所恃以經略機宜，招揀亡叛，撫恤危疑，非有異常才望，忠誠服眾，妙用不測，動中機先者，一人焉以任之，臣恐大同之不可言治也。山西雖稱腹裏，今日已為邊方要區，况累歲兵荒，人民流散，委之溝壑者半矣。若非練達老成

此論趙錦李珏二臣

才能出眾，真有為國為民之心者，一人焉以任之，臣恐山西之民亦未得安枕而臥也。臣近閱邸報，奉有嚴旨，已將龍大有、劉臬革任聽勘。二臣罪狀固自有在，至勘明之日，以俟誅譴矣。中外人心莫不感激思奮，仰觀聖明簡任非常之才，以領此重地，清平之慶可立俟也。臣又近閱邸報，巡撫大同則趙錦，巡撫山西則李珏之二臣者，臣雖未識其為人，而詢之輿論，若謂其協中外之望，當非常之名，臣則未敢許也。伏望

皇上俯念大同山西非常重地，不可姑試龍大有、劉臬已誤于昔，而今豈容再誤也哉。如使二臣果賢，各至地方，即能大新政治，宣威塞外，布德域中，則

深謀遠

皇上西顧之憂可免，而亦無容議矣。如使二臣才非所長，止以

慮直為
宗社生
靈長久
之計

仰遵 成命。勉強就任。萬一明年復如今日之失。或再致深入。其害又非今日可比者。雖即斬二臣之首。以謝大同山西之民。亦何及哉。乞 勅廷臣。再加從公集議。如果其賢。真有非常之才。可當某任。某人真知其賢而舉之。可以信任無疑。然後具陳簡用。重其委任。責其成功。若至債事。併罪推舉之人。如此則二鎮得人。百凡幾務。自有條理。次第舉行。而內憂可消。外寇可禦。矣。再照山西疲弊之極。菜色遍野。露齒盈壑。吟呻之聲。不絕于耳。瘡痍之狀。比屋皆然。荷蒙

此論蠲
免之實
政

皇上。憫念無辜。特加蠲免。今已再矣。三晉之民。靡不忻躍鼓舞。少甦倒懸。感激 鴻恩。有同再造。但邇來公私俱乏。勞費日增。軍需廩祿。日不可少。况小民累歲兵荒。逋欠尚多。近年雖蒙 恩旨宥免。而各府 宗室。擁據公門。越境紛擾。各鎮軍士。乞哀

洞見
民隱

道路。傳檄催求。有司無處。未免推楚瘡痍。追徵舊欠。且有築城修堡之役。歲無虛日。民力何堪。司

此論李
如圭定
價糴買
之罪

國計者。不見作何區處。是雖有蠲免之名。而無蠲免之實。豈皇上軫念窮民之初心也哉。此戶部尚書李如圭之罪也。臣入省之初。目擊此弊。詢之布政等官。吳翰等。咸云。上年戶部雖開事例。本省准納監生五百名。而歲值兵荒。人多貧乏。上納不前。以致事例雖開。不能濟事。終屬畫餅充飢。望梅止渴而已。臣又訪得戶部侍郎張漢去歲管部。蒙發帑銀糴買主客官軍糧草。

皇上之意。蓋為山西之民。已極困疲。不可重擾。故

特遣重臣專理其事。則當隨其相時定價。便宜糴買可也。如圭乃偏執已見。預為定價。以致臨時執人而授之價。民多弗堪。張

論價不
當定種
種名言
石書

推極包賠之害更見慮

漢因事有難行遂為通融暫借各處預備倉糧應用前銀給散小民責其秋成之後上納民情少安臣竊以為定價糴買反復思之未得其說夫歲有豐凶穀有貴賤穀多則損價以易之穀少則益價以鬻之如此則官民俱便誰不樂從召商可也使民亦可也今乃執一定之價懸斷于千里之外使價太多則將置餘銀于何地使價不足則將何處補償當事者雖盡捐俸祿以償之亦為不足且無是理其勢必至報富戶驅窮民責其領價包陪上納而民亦受害滋甚是皇上雖屢加宥免之恩而小民陰受無辜之苦若非張漢通融曲處則山西之民幾至激變即此可見如圭之庸劣昏昧不能盡心為國計處周悉以致朝廷良法美意每至虛行而下民不蒙實惠則將焉用彼為哉

此論許不忠之罪

此司國計者之不足任也再照該省地方民疲虜橫百務叢舉要在得人司銓衡者必須大破常格務求真材而遍布此地此其今日要務也吏部尚書許瓚身為家宰目覩時艱豈不思及此哉臣竊以為官之切要守令為最而人才之出進士為多而吏部舊規以太原所屬為邊僻地方多靳進士之選而平陽潞澤猶有一二進士選補者然此處平日無事之時可也處今日有事之時則不可况近日虜寇連年深入而人多畏避吏部亦以為非善地而不以進士處之臣不知其何說也夫許瓚世受國恩又蒙

皇上簡注既廢而特起之此正許瓚量才器使以人事君之時也瓚豈不知今日用人何地為先而但泥于私屬徇情辭避是以臨事依阿如此若非此故豈以進士為不才而不選之耶抑

論難
可令
許瓚
卷舌
無辭

銓補之
條誠一
日不容
緩而令
年餘久
缺不知
銓臣所
司何事
而急緩
至此非

童居痛
言之發
無所底
極矣

治先得
人誠探
本之言

亦惜其才而不處之以非地耶若以為不才則進士之選可罷也若惜其才則山西之民國家之利害獨不可惜乎夫

朝廷設科取士網羅人才無出于進士之選而舉人則次之是故求才于進士則十得六七求才于舉人則十得一二而已臣近查吏部二月至六月止知會巡撫選官咨內選補各州縣官悉皆由教官陞補間亦府州佐貳陞補者進士惟平陽府同知蒲州知州洪洞縣知縣而已臣又查得太原府知府趙國良呈為申明銓補正官以濟政務事內稱定襄縣缺知縣一年零八箇月有餘壽陽縣缺知縣八箇月有餘清源交城亦缺半年有餘太谷縣亦缺三月有餘及稱雖有太原等縣選到各官俱係教職陞補咸于民事未練况地方連年兵荒百務廢弛非得甲科出身才堪調繁者居之則政事實難振舉况當今日防禦虞

患保安地方全在正官得人尤不可緩具呈到臣隨查得清源交城二縣已選有知縣一則以州判陞一則以教諭陞其定襄等縣尚未選有臣竊以為

皇上俯念山西受禍之慘累發

帑銀以賑濟之又取各省贓罰以協濟之又開事例以寬恤之又欲添設官軍以防衛之無不加意何獨吏部之用人漫不加之意耶若吏部果能大破常格悉查陝西山東河南北直隸及相近諸處進士應選州縣者不為阿徇悉授以太原潞安平陽等處所屬地方或有不足則查有撫按舉保才堪治繁舉人知縣以補足之務使在在得人則凡防禦撫綏興廢舉陞治不勞而自振虜之未至自有先事之謀虜之既至必有捍禦之術人心自爾奮激糧蓄自爾充實亡叛自爾招撫流離自爾復業隱

此論張
璣貪濫
之罪

責備本
兵誠能
窮究禍
本者

然有長城之勢矣。何小虜之足懼哉。若舍此而不論。區區于節
目之務。恐地方日困。人心日離。法度日弛。儲積日耗。異日之山
西。未必不為今日之大同也。再照各邊將弱兵怯。紀律不明。武
備之弛。至此極矣。所以養成今日之禍者。皆由兵部尚書張璣
貪濫之所至也。璣之在本兵。已非一日。而邊務之壞。亦非一朝
一夕之故。彼豈不知。若知而不為先事之防。是負
國也。負國則不忠。是殃民也。殃民則不仁。不忠不仁。人臣之
罪孰大。于是臣竊以為欲邊備之振舉。非選將練兵不可。欲將
皆良將。兵皆精兵。非本兵得人不可。蓋本兵不才如璣。則索賄
于將。將無所出。則橫斂于軍。日益憊。而與將為仇。將日益貪。
而與軍為敵。有事之日。號令雖出于將。而兵誰從之。怨聲一起。
于軍。而將亦斂氣退避之。不暇。又安望其將識士心。士識將意。

以外禦其侮也哉。今日僨事之罪。張璣當為首論。若區區于撫
臣之誅譴。將官之勘治。而不論張璣之罪。亦非窮究禍本之論。
輿情公法。殊切疑之。臣又竊惟

皇上聖治日新。天下享成平之化久矣。而今日乃有此北虜之
患者。蓋由內外大小臣工。不得其人。是以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而不知戒備。以至今日。事情重大。上煩

聖慮。然其要機。又在于一二輔臣而已。若使山西諸處守令。皆
得其人。各邊撫鎮官。又得其人。在內當事各部諸臣。又得其人。
而輔臣或有一人不正者。以參之焉。臣恐羣情或至于壅蔽。是
非或至于混淆。而防邊禦虜之策。亦未可言振舉。臣近閱邸報。
奉有

此論輔
新命。以禮部尚書嚴嵩加

論守令
而及撫
鎮論撫
鎮而及
部臣論
部臣而
及內閣
一步深
一步

臣嚴嵩
之不當
用

武英殿大學士任以輔臣重寄。臣有以仰見
聖化之下無弃物矣。但嚴嵩趨事勤勞。屢蒙
皇上之寵渥。亦已極矣。嵩之貪淫狡惡。亦
皇上之所洞見者。今以嵩為輔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臣恐
非惟無益于

聖明之治。而其敢干為惡。背公營私。變亂
國是。必將無所不至。而大壞天下之事矣。中外人心。誠所不安。
况今邊陲多事。必得忠誠碩望。光明正大之人。真有伊傅周召
之賢。置之台輔之地。坐而論道。仰贊
皇猷。下宣治化。則
皇上免西顧之憂。而中外享清平之慶。彼嵩邪佞小人。安足以
上佐堯舜之君。有裨唐虞之治也哉。伏乞

嚴嵩誤
國楊林
山沈青
霞諸公
皆苦口
言之然
彼特論
于失事
之後而
童君論
于入相
之先則
曲突徙

皇上大昭
乾斷。俯察臣言。出于一念愚忠。將李如圭許讚張瓚嚴嵩等。亟
行罷黜。仍究論張瓚誤國之罪。而置之重典。別選真賢以居
其位。仍乞
勅下都察院。將臣奏內事宜參酌。可否轉行該部。作速議處。施
行。庶幾賢才相望。而
元良之化益弘。內治肅成。而外寇之患潛弭。夫再照臣庸劣朽
材。上叨
明命。巡歷茲地。不能振舉厥職。才力綿弱。實為不堪。今日失事
之罪。尤所不免。乞
賜將臣罷黜。以為巡按不職者之戒。則地方幸甚。
宗社幸甚。緣係飭邊計。審要機。究禍本。乞

新之功
固當在
焦頭爛
額上也

皇上大昭
乾斷。俯察臣言。出于一念愚忠。將李如圭許讚張瓚嚴嵩等。亟
行罷黜。仍究論張瓚誤國之罪。而置之重典。別選真賢以居
其位。仍乞

勅下都察院。將臣奏內事宜參酌。可否轉行該部。作速議處。施
行。庶幾賢才相望。而
元良之化益弘。內治肅成。而外寇之患潛弭。夫再照臣庸劣朽
材。上叨

明命。巡歷茲地。不能振舉厥職。才力綿弱。實為不堪。今日失事
之罪。尤所不免。乞

賜將臣罷黜。以為巡按不職者之戒。則地方幸甚。
宗社幸甚。緣係飭邊計。審要機。究禍本。乞

不估責
人又復
百責非
及求諸
已者何
以有此

賜將臣罷黜。以為巡按不職者之戒。則地方幸甚。
宗社幸甚。緣係飭邊計。審要機。究禍本。乞

簡重臣罷邪佞以濟時艱以光昭
聖化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李一陽親齎謹題請

臣等竊念此不特非舉風類木火相克實為不無今日夫率

其身之外盜賊內盜肅然而小民之患皆與大再舉耳亂之

使下將察御史日奏內事空受西河否轉行藉暗於

其心也

臣等竊念此不特非舉風類木火相克實為不無今日夫率

皇上大詔

○ 邊方失事重大乞

丞賜正法典嚴勘驗以警將來疏 春門嚴用和 給事中

即今山西石州之陷。薊鎮永平之慘。達虜深入侵犯。劫殺焚燒。

數百年來邊方失事未有如此重大者也。臣待罪該科自聞警

報以迄於今。蓋嘗連名具題。申飭參論。幾至二十餘疏。仰干

天聽。荷蒙 採納。悉下該部看覆議行。臣愚無容復贅。但一念

隱憂。尤有見于今茲事勢。甚不容于舒遲寬假。俾二邊失事諸

臣仍得以踵習故套。僥倖漏網者。敬為

皇上陳之。夫山西薊鎮諸邊。參遊兵守。碁列星羅。總督鎮巡。監

臨策應。恩賚之施。獨先糧餉之給。固後無非為禦虜計也。今虜騎長驅。

縱橫出沒。犯山西已至月餘。出邊始盡。搶薊鎮未幾旬日。滿載

陸觀察 慎餘公 評 邊事 廢 弛 極 矣 虜 至 任 其 鹵 掠 既 不 能 禦 之 于 先 虜 去 績 又 且 欲 欺 國 干 後 之 人 也 罪 不 容 于 死 者 也 春 門 此 疏 極 其 痛 快

而歸平時修築分布竟粉飾空言猶謂國有人乎罪狀昭彰刑憲倖免在山西則鎮巡止于聽勘輕重未分在薊鎮則方欲掩敗為功希圖倖免猶謂國有法乎夫

重法典
一言得
整飭邊
務之本

朝廷之上所恃以整肅邊務畏服人心者惟此法典焉爾法典誠直則重臣虞罪譴之加將領懼刑戮之及孰不淬勵激昂圖萬全于戰守以免罪愆法典一隳則人知勇往者未必有功退縮者未必至死交相蒙蔽詐冒紛如本遠避不前也而曰堵截本却走觀望也而曰被圍本兩軍未交也而曰對陣本一籌莫展也而曰調度甚至掩他人之功以歸諸己割漢人之首以行其私主將樂軍士之虛報軍士樂主將之通同因緣為奸肆行欺罔將來邊事日就廢弛誠有莫知紀極者矣然則為今日計

讀至周
文成事
不覺令
人瞠目
髮上指
冠以此
為功與
虜何異
執

是尚可舒遲寬假不亟於法典是正哉欲正法典須嚴勘驗山西失事諸臣有罪無功屢經科道論劾可據斯固不俟勘驗宜以失律喪師罪之特其間罪有輕重差等爾若薊鎮所報斬獲達賊顆級太多使果一一皆實則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其罪猶可少贖豈知近據所聞則有大有可駭者如永平衛閑住指揮周文成同子避難在途遇賊砍死其子移屍道傍以歸次日往尋身已無首人有見者語以官軍割去夫昌黎樂亭之間死于賊手者無算即一文成而不知姓名首被割取者何限也又聞巡按巡關所至號哭奔告老弱婦女盈數百人僉謂所親被賊砍殺官軍割去其首欲于首級內尋認夫據報功首級不滿一千今無首身屍告有數百即此以現則其所報功次真邪偽邪又何可得而掩也且總督劉燾巡撫耿隨卿總兵李世忠題揭

營邊將情狀如可謂見萬里

相同俱云官軍奮勇追殺上山達賊一滾下崖跌死于中者不知其數將數十丈深澗頃刻填滿茲據劉燾揭稱耿巡撫行委推官高尚仁將前崖下跌死賊騎逐一番檢割取得真正達賊首級六顆餘多腐穢難辨殊不知深澗寒冬何至腐穢支吾遞飾情弊顯然蓋賊將出邊必同輜重先行每以搶掠平民為殿官軍不能邀擊達賊于前又不能奪回人口于後顧乃驅之顛墜以死然則跌死不知其數悉為虜去男婦無疑夫此展轉溝壑者先後報稱自相矛盾如此則其所報功級九百五十五名顆真偽錯雜如數百人所奔告者益可信其不誣矣堂
天朝正值
聖明臨御之初大小臣工弗思殫忠竭慮蕩滅腥膻總副參遊既以故套而欺督撫總督巡撫復以故套而欺

憤之淚下

督撫諸臣讀此當胆落于屐給事矣

陛下致使花場谷捧捶崖等處填溝滿壑之屍盡是負屈含冤之鬼幽魂遍野白骨盈山風雨晦冥悲號悽愴奪全軍之氣損中國之威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燾與隨卿身膺分閫重寄事勢至此良足寒心尚且不思引咎自歸乃交章題請論功行賞將誰欺：天乎於此勘驗不嚴則故套踵習掩罪飾功僥倖脫漏者衆矣法典何從可正也伏望

皇上勅下該部即將山西失事諸臣分別罪犯輕重開各應該拏問發遣革職罰治罪條請肯定奪再無舒遲寬假以傷

國體嗣後雖有報獲功次揆諸理勢豈有賊進一月無能捍禦賊退一朝遽克成功明是割取漢人首級不問可知况州城破陷向來所無縱有奇勲何可贖哉其薊州所報功次亟咨都察

查無首
之身屍
稽見在
之首級
果得勘
驗之法

院轉行該巡按巡閱御史務要親自研審驗視果係真正達首
方為准報其有告認首級諸人俱聽一一當前認識審對明的
即與領還查係其營某軍割取如律重坐仍行曾經達賊殘傷
州縣各將殺死無首身屍逐一查數開報前來蓋貨財乃達賊
所貪首級必官軍方取查無首之身屍稽見在之首級則其真
偽多寡大數較然著矣若勘驗明白中間真正達賊首級無幾
多係原被殺死平民首級則將士之罪固莫可追督撫欺罔誇
張自叙功績其罪尤有甚焉即將總督鎮巡等官一併重加叅
奏恭候
處分庶法典可正而將來邊事少知加警矣

導 聖諭以濤冗負疏

韓峰沈越 山東道御史

陸觀察
慎餘公

仰惟
皇上

聖神御宇 睿知當天 登極以來 懋中興之偉功 瀚

先朝之宿弊 廓清寰海 沙汰冗員 尤有臣民 罔不拭目以觀 太

平之盛矣 邇者 憂先

國計 念重邊陲 博求訪禦之謀 渙發

絲綸之旨 故于諸司陳奏 特賜允俞 雖則 皇親子孫 亦在

查議 臣有以仰窺 陛下天地之心矣 蓋前項陞授人員 蒙寵

天朝 叨榮奕世 多出遭逢之慶 原無戰伐之勞 然而加以武階

已非 祖宗彞典 莫為之制 又非慎重

王章 况乃世食其祿 未見功能 入則紆朱曳紫 雜沓班行 出則

韓峰公
世廟時
濤查臣
也立朝
不竟其
志身死
无復餘
資庶吏
安可為
誰為叔
敷之歎
哉

躍馬鳴騶喧闐道路名器既襲贅庖已多幸賴

陛下天鑒高明聖度宏遠往日因兵部之奏特宣

明旨欲著為令以故該部得因清查冗食遵照請

旨復荷蒙行臣有以仰窺陛下天地之心矣蓋與之以官

爵推而進之以顯仁也限之以品節漸而播之以示義也

恩威迭用而不窮仁義並行而弗悖非大聖人之奉天無

私何以有此臣愚陋仰承明命深懼無以稱塞萬壹謹將該

衛開到文冊會同兵科給事中楊上林兵部妥官前武選清吏

司主事陞任王輪今武選清吏司主事年朝宗逐壹遵照原奉

欽依查得冊內皇親官共七十一員中間世代有遠近情義

有戚疏族屬有異同事体有輕重然情以展愛孰非難絕之親

義以制情實有不偏之則臣等查得數內廕及所生可夫而或

查極
精明

以及同宗之好尊及母黨可夫而或以及西姨之親蔡振以駙

馬都尉而肆子皆得乞官齊世美以駙馬都尉而子姪皆得叨

膺王道已故而王遜以庶弟襲兄周璿無傳而懷義以猶子承

伯甚則乳母微品亦受榮推既蒙

誤恩又克永世殆非所以昭名別等垂大訓于方來也孔子曰

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陸贄曰名近虛而于教為重由是言之

則裁抑之法在 今日有不容已焉者矣再照前項陞授人員

本由恩錫不係軍功有世襲者已經奉有

明旨准襲一輩若無應襲的派兒男合無即行停止不許援以

軍臣襲替事例槩以疏遠弟姪叔伯奏襲其有世襲應襲一輩

與原無世襲例終本身者亦合遵照

慶置得
空

既津元
冒之弊
復施述
降之恩
可謂仁
義兼至
矣

明旨各終本身不許朦朧再行乞
請庶名位可慕而人弗敢輕
恩澤難干而眾知自厲以回
臣等除將洪武永樂年間皇親
雖係皇親原有祖遺軍功併
皇親雖無軍功係戚畹近親
議革人員開具姓名來歷仰塵
睿覽應否遵照
明旨一體查革惟復略有
列聖推錫遺意予奪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擬伏乞
聖裁

追論黨惡權奸欺

廉峰楊四知 大理少卿

陸冢宰
五臺公

追論黨惡權奸欺

評
太岳嘗
貽余偈

君誤 國懇乞 聖斷嚴正 國法以彰

云橫崗
虎方怒
深林蟻
正噴世
無行路
客終是
不傷人
則其剛
復可知
廉峰此
疏足為
快人心
大

天討事臣聞自古大奸權欲擅作威福謀為不道者其勢有三
一則交結左右巧為譽言以固人主之寵眷使信任而不疑
則箝制言官銷弱士氣以塞人主之耳目使下情壅而不達三則
尊禮謀主內外協力揚已躬之善播人主之罪使天下人心背
主而向已三者之勢成小則竊弄威福大則陰移國祚漢之莽
操用是道也臣自萬曆三年進京荷蒙
皇上拔擢授行人孰聞朝廷有腹心之大患
社稷之元惡三人曰馮保也徐爵也故太師張居正也三人同
心一體挾天子以令羣臣權傾中外包藏禍心臣切憂之即

廉峰誠
忠臣特
恨其論
之不蚤
耳

欲出位劾奏以死報國誠以臣一死不足恤恐天下後世人謂
我皇上殺直臣成朝廷之過臣死不瞑目今蒙
聖恩擢居御史亟欲論列而居正已死臣又謂保爵二人必能
洗心革面以贖厥罪不意其恬不知悟近被御史江東之李植
參論我皇上英斷拿問徐爵斥逐馮保都中臣民以手加額
快呼交頌曰今日方知有天子矣然三奸之罪惡滔天二臣
尤恐懼未敢盡言臣謹昧死為
皇上陳之臣伏見皇上冲齡嗣位垂拱聽政
玉音宣朗天下臣庶皆稱頌有成王之資堯舜之聖也當時內託
馮保以護聖躬外任居正贊襄朝政二人荷蒙
聖恩古今罕聞正宜矢心報國以道事君致
明主于二帝之隆也奈何二人陰自固結更相慶幸以為

以叛逆
青江陵
恐太過
丁丑以
前江陵
亦救時
之相也

主少國危正可罔上行私知逃軍徐爵素有機詐用為謀主
成生相依徐爵畫則私匿馮保直房屏去左右附耳低言夜則
潛投張家置之上坐稱為樵野先生促膝計議每至更分又相
誇示

皇上遊戲無度章奏漫然不理朝廷政令惟張公與我耳言
天下人心皆歸張氏其意欲行何為哉是以十年之間天下但
知有馮保居正不知有皇上皆徐爵謀也即其罪惡雖罄南
山之竹尤不能盡書臣姑舉其大者而數之臣見居正豎牌朝
房各官餽送者參奏是自清也及其在任守制馮保傳奉
聖旨張先生清廉是皇上知之也夫居正之奸貪窮古未有
且無論其江陵之所充積但據其身死回籍騾車三輛搬運一
月填滿京衢糧船八十艘延綿百里阻塞運道玉盃盃百枚奇

一罪
在貪
婪

巧者。諸子狀元爭碎而不惜銀火盆三百架。厚者家人尤七盜銷而不顧。皇上下婚慶典。買取珍珠。戶部尚書殷正茂先以

大者餽送居正。而後小者進。皇上是珠寶之貴。禁所不得用也。正茂又織天鵝絨毼。極為精巧。一送馮保。二送居正。是雲錦之美。天子不得服也。十年已來。希

二罪
在樹
黨

世之珍。四夷之寶。盡送之私室。其貪之罪一也。總理練兵都督戚繼光。用萬金託尤七拜居正為義父。每次餽送十數萬金。居正所進。刺綉肅雉箴屏。新巧花燈。皆繼光代造。手握強兵。恩義

三罪
在招
權

父子。人人為之寒心。邊將中郎一繼光。而其餘可知。居正樹黨罪之二也。吏部左侍郎王篆。用萬金囑尤七結為姻親。不數年而驟陞都憲。銓衡天下貨賂。未登相府。先及王門。身居宰輔。夤嬖天官。致天下之側目。文臣中一王篆。而其餘可知矣。是居正招權罪

四罪
在壞
科名

之三也。國家設科取士。稱至公也。甲戌會試。居正憤編修沈一貫不取。子嗣修中式。以會元孫鑛係一貫所取。遂致題名記至今未立。丁丑會試。嗣修在後列。徐爵密通馬保置之榜眼。人心其憤。無敢言者。庚辰殿試。居正自撰策題。先以懋修請客對策。都中人預知必為狀元。居正惡異母弟居謙不許入場。勒令回籍。居謙憤怒氣。歿南陽。至期懋修登狀元。歿修果登進士。居正探知人心不服。使徐爵揚言于外。

聖母 皇上。念元輔功高。特賜拔擢。其誰欺乎。人有帖張氏門聯曰。一正當朝理國政。三修登第實堪羞。都人至今誦之。是壞國家科名。居正欺君之罪四也。至親者莫如父子。先正謂求忠臣必出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親者而忠于君者也。居正自歷官三十餘年。未聞歸省。及其父歿。百官密語曰。張公必不去。臣尤

五罪
在官
逐言

未信後蒙 皇上眷留而居正當寢苦枕塊之時尤每就靈案之前票 旨二三閣臣獨不能手於是諸臣有上疏勸其丁憂者無非欲移孝于忠也至激

聖怒奉 旨廷杖而內官喝令行杖者曰張少師傅叫着實打百官憤怒修撰沈懋學習孔教等二十餘疏則伏

闕廷論居正知之次日

皇上頒諭羣臣午門前讀當時百官俯伏收泪哽咽私相語曰不意 祖宗二百年來天下

皇上不世出英明反為權臣欺蔽如此臣等惟自効梅福掛冠而走耳逆氣上千天穹示儆彗星亘天都中人心惶惧居正遂假

六罪
在僭

星變考察去官矯誣 上天以籍天下之口居正之罪五也裁革驛遞名為省事矣乃其歸葬沿途進京五步一井以清行塵十

七罪
在惡
僭僕

步一廠以備茶灶旅館郵亭輝煌笙歌山岳振動父老望而嘆曰世宗皇帝南來未見有此居正僭分之罪六也錦衣衛總旗龐清素稱巧佞也尤七薦為居正造宅三年陞東廠管刑千戶錦衣衛正千戶馮昕考察革職矣尤七薦于居正起用東司房管刑二人受尤七顧指氣使凡有睚眦之嫌即訪拿拷打逼成

八罪
在陵
帝王

重情居正縱容惡僕殃民其罪七也居正每一退朝美人笙歌羅列高會自觀金城玉山甚厭乃訪問古器天下爭相買投所好河洛之間三代帝王陵墓掘發殆盡居正家商彝周鼎秦鏡漢樽不知其幾也是不徒為流毒海外且使上古皇王枯骨蒙禍矣居正穹欲之罪八也諫官者

朝廷之耳目也凡政令得失人品邪正皆所當言

國家二百年來雖有大奸大惡畏懼而不敢逞者特有此耳以

九罪
在赦
主

嚴嵩之賊害忠良。當時台諫猶敢言之。自居正擅權。專意洞察。台諫凡有章疏。少干時事。輕則外補。重則中傷。以是人心恐懼。士氣稍餒。掩蔽聰聰。上下間隔。而彼得以肆行無忌矣。是居正赦主之罪九也。昔魏相佐漢。風俗薄惡。四方水旱。必以疏聞。蓋欲人主知罪儆戒。純心化理也。居正輔申韓之令。襲商鞅之法。天下民不堪命。天心示儆矣。災殄頻仍。而居正晏然自處。使中官偽書天下太平于上。欲皇上信其治安。不復儆畏。而權獨歸已。是指鹿之心也。今年二月至六月。不雨。居正歿之日。甘霖沛然。都中人語曰。張公歿而天放赦。可以驗人心矣。自是諸省災傷。報無虛日。太平乎否耶。是居正罔上之罪十也。江陵儒生扼腕不平。偶語學舍。居正大行。沙汰天下儒生。折毀古跡書院。將孔子肖像。繩縛車載。沒之江河。使天下有秦始皇坑儒之謠。

十罪
在罔
上

十一罪
在沙汰
儒生

十二罪
在僭擬
上柱
國

欲行私憤。蝸涎先聖。居正凶殘之罪十一也。臣考上柱國。乃文武一品。人臣位號至此而極。國初雖設此官。亦不敢輕受。蓋上柱國事。人臣所以遜也。節徐達為開國元勳第一。亦止得左柱國。累朝以來。曠而不置。間有特恩。臣下無不力辭。蓋因父老傳報我。太祖未履宸極之前。曾有此位號。故昔唐太宗居藩邸時。曾為尚書令。唐世臣子。毋敢為尚書令。至肅宗朝。以郭子儀有大功。特拜是職。子儀固辭不受。載諸唐史。明鑒可徵。國朝文臣前亦有為三公者也。居正以徐爵馮保蒙皇上公受柱國進太師。遇皇嗣誕生。加恩大臣。居正使非天奪其魄。又何加焉。必進伯爵。再加軍功。覲九錫。此衆昭然共知。含恨入骨。而不敢言也。是居正僭逆之罪十二也。古之大臣病篤。必有遺議。勸人主親賢遠奸。以求忠譽。言不及私。臣聞居

十三罪
在密疏
及薦相
謀國不
忠

十四罪
在諸子
繼誌

正有疾自知罪惡極大恐死後敗露又令尤七送密疏于馮保
傳奏 皇上皆 國家大事大略指正人為邪以救政為善政
報復私仇陰樹奸黨有無臣不可知即果有之欺
皇上于生前又欲奸國事于身後臨死又聽徐爵薦向貪婪無
知潘晟則其有疏決非正大可知是居正謀國之罪十三也居
正極回諸子載奇寶沿途搔動舟至高郵阻風民船百艘溺死
一萬餘人哭聲振天浮屍滿湖人皆言曰居正之余殃諸子之
繼肆罪之十四也居正死馮保祭文曰生死相依是中間巧譽
居正于 皇上前者馮保也而徐爵揚言曰
皇上尊禮居正如聖人夫我 皇上尊禮大臣
聖帝之美事也但天下皆知其奸而謂 陛下特稱其聖也是
損 陛下英明昔嚴嵩滅沒之後好事者編為金牌記雜劇以

播其惡今居正方死傳書者唱傳印牌記所言如害忠良招權
納賄 陛下試一召而聽之知臣言有徵今歲各省錄策中皆
言崇寬大除苛政指居正也

陛下試一取而覽之知臣言有據臣擢列言官蓋受知居正者何
為不存忠厚摘發其奸緣臣日夜痛心切齒深恨其陰潛欺

君如 國生歿不公以

陛下堯舜之資而天下之人謂為居正所欺因臣之所不忍也
伏乞

皇上大奮乾剛將尤七拿問明正典刑嗣修等褫其衣冠居正
革其上柱國太師之僭號誅奸臣于既死昭鑒戒于將來暴彰
罪惡懸之都門以謝天下仍將臣加斧鉞之誅肆諸墓下以謝
居正臣亦甘心焉乃臣忠憤所激不避忌諱干冒

公道
昭快
大論
士論

天威無任戰慄之至奉

聖旨張居正朕虛心委任寵待甚隆不思盡心報國乃敢恃寵行私有負恩眷念係

皇考付託侍朕冲齡十載輔佐今已亡歿姑貸不究以全始終龐清馮斯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打着問尤七錦衣衛差官校紐解來今後大小臣工各要奉公守法務修職業以圖自効不必追言往事該衙門知道

論馮保疏

李植 御史

湯儀部 海若公 評

數奸 閹罪 惡最 為痛 快禁 伏城 社掃 清君 側李 御史 信有 功于 國家 者矣

奸險近臣久肆欺罔罪大惡極懇乞

乾斷重戮以彰 國法以安 社稷事臣讀春秋曰人臣無將

則必誅凡無將之戒者獨屬之臣尤在不赦 况密近輔佐掌

握中樞者乎竊見司禮監太監馮保狼毒異常奸貪無狀竊弄威

福包藏福心十年于茲矣此中外知之神人共憤也

皇上明並日月于保之奸邪諒必洞燭而稔察之矣然不即加

誅斥者乃念其舊人暫為姑息耳殊不知禍根不除則枝蔓日

盛譬之癭瘤畜毒壅結深則終必潰裂臣所早夜寒心不得不

上瀆 天聽也謹以保罪當誅十二事為

皇上陳之試垂察施行內官張大受書手徐爵先年論及太監

親信人也因盜

一罪在
黨奸惡

世宗皇帝明旨。張大受發充孝陵衛淨軍。永不敘用。徐爵發充
邊衛軍。但逃殺了。是奸臣賊犯。不容寬宥。舜之世者也。後大受回
而保任之。為股肱。爵逃回而保用之。為腹心。大受則叨處
掖廷。陞乾清宮管事。爵冒濫功次。擢至錦衣衛指揮。是崇嚴
禁城為逃遁之淵藪矣。此保之罪當誅者一也。助教郎如金為
人打點爭爵。被論罷職。保招為門客。而充錦衣總旗。太監暨
擢曾延燒。永壽宮。謫戍雷都矣。保受萬金。起為南京守備。保
掌東廠。凡罷斥官員。潛住京師者。即當訪拿也。反用為牙爪。俾
假虎猛。以害眾。保掌司禮監。凡有過太監。得罪先朝者。理當痛
絕也。反置之根本重地。俾得肆狼毒。以虐民。保之罪當誅者二
也。私入

二罪在
容匪人

宮禁律有明條。保引徐爵。曉夜共巡直房。披閱奏章。凡重大机

三罪在
縱徐爵
之橫

務。緊急軍情。未經
御覽。未送閣標。而爵已先洩漏于外矣。又窺伺
皇上之起居探聽

聖母之動靜。戲言褻慢。無不與聞。宣拍于外。全不知諱。由是奔
競者慕其威靈。巧宦者附其聲勢。或托先容以謁保。或納重賄
以求通。其門如市。而權傾中外矣。爵之敢蔑視法紀。非保縱之
乎。此保之罪當誅者三也。去年永寧公主選婚

四罪在
納梁柱
之賄

朝廷重典也。保受梁柱銀二萬兩。而天相之駙馬。曲庇入選。是
以金枝玉葉。為媒利之階。至陷公主孀居。謝之咎。此保之罪

當誅者四也。欽賜戴全夫人庄田銀兩。

皇上特恩也。保先索銀二千五百兩。而

內帑之給。方行。是以

五罪在
索戴全
之賂

正月廿三日

六罪在
寫庫藏
之室

主上私恩為漁貨之地也。雖為乳母，奚暇顧也。此保罪當誅者五也。御用監歲貨珠寶珍玩等物，約費十數萬金。保棟低者進用，而貴重者盡入私已。贓罰庫累年積設，逆臣贓奚止數百萬兩。保悉以假易真，而古器重寶竊為已有。凡遇時節進奏，皇上聖母皆是物也。以

皇上之財獻于皇上，駑騙皇上之賞，濫乞

七罪在
貪內臣
之財

皇上之恩肆其欺罔，如是耶。此保罪當誅者六也。二十四監內官，凡有富名者，保必搜求隱過，而騙其財物有病故者，保必封鎖房舍而檢括其家財，或十數萬或千金。保遣徐爵以尋常之物進，皇上而金銀寶貨保悉有之。其分散各家之名下纔十之二三，故保私宅所藏可當天下一十年貢賦之入。其奸貪如是也。此保罪當誅者七也。保之第宅店房遍滿京師，不能悉數。外

八罪在
第宅踰
制

造壽地于北山口，而壯麗之花園，堪並西苑。至于壘鷹石以成山，崔巍奇巧，又西苑之所無也。蓋私室于原籍，而規模之華峻可擬王居。其數五千四百八十四間，名為一藏。又王居之弗若也。皇上敦崇節儉，遊觀之所不過仍

九罪在
作威福

祖宗之規制也。而保乃敢僭侈無上，若此保之罪當誅者八也。保之擅作威福，不暇枚舉。如怒臨淮侯，則拿從人非刑夾打怪劉皇親，則請罪階下呵令叩頭。

皇上優卹勳戚，隆以親禮，未加譴責。保乃敢作威福，凌虐若此。此保罪之當誅者九也。凡家人犯罪坐家長律也。

十罪在
繼家人

慈慶宮尊禮當嚴肅。馮保過之，真內官不卹起避，敢高聲辱詈。尚知有太后乎。詔進九嬪，禁止嫁娶。馮保寧兄弟乃擇絕色女子為侍姬，尚知有

十一罪
在僭服
色

皇上乎。此保罪當誅者十也。皇上之屋曰黃屋。服曰黃袍。器用帷帳。悉以黃者。所以明有尊也。臣見保于選大婚時。輒用黃帷圍繞。恬不知怪。然尤以為婚計也。及臣昨于天壇監宰見壇內建黃帳一頂。以為此必。皇上親郊所用。既詢之。乃為保設也。夫保一宦官耳。敢為僭用黃帳。其他違禮犯分。何所不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保之罪當誅者十一也。皇上近為潞王殿下分封。欲先擇一善地。令保開具地方呈覽。所以公天命也。保宜訪擇妥貼者。呈上之。皇上。聖母勿致異同可也。保乃開呈。皇上者如此。開呈。聖母者。又如彼此。其心何心哉。聖母貴子之心。皇上獨無愛弟之仁乎。如此舉動。將使陛下子母兄弟之間。遠傷天和。其所虧損。

十二罪
在離間
骨肉

內侍左
右不足
責也大
小臣工
觀此工
无愧于
心乎

言加
峭直

聖德。欺君罔上。莫此為甚。此保之罪當誅者十二也。切念保之罪惡千態萬狀。即伐南山之竹。不能載萬分之一。雖童幼孺子。咸所共聞。見如臣數之于前者。即劉瑾汪直之惡。亦不加甚。乃大小臣工。畏保之威懼。保之惡。曾無一人為皇上陳其罪。而內侍左右。亦無一人如張永發劉瑾之謀者。以密奏。內廷臣痛皇上之勢。亦孤立于上矣。臣又聞皇上與保少加諂讓。則涕泣于前。以文其非。退則怨訕于後。以洩其忿。况有大受等煽其虐焰。助其異謀。恐一旦變生肘腋。有臣所不忍言者在也。臣一介草茅。蒙皇上聖恩。寄臣以耳目之責。發奸摘伏。臣之職也。有臣如保不為。皇上慮而陳之。恐其毒惡所積。日甚一日。將來潰散決裂。

延漫漸盛彼時欲言亦晚矣。臣所蓄念憂慮莫知所措。不避死
亡之誅。仰瀆

一網
盡底
無
悔
之

天聽祈將馮保張大受徐爵等速加誅戮。明正其罪。馮佑馮邦
寧等重加問遣。以消餘黨。則奸謀可解。神人共快。
宗社無虞。即臣今受誅戮謝輕言之罪。臣所願也。緣臣忠憤所
激。不識忌諱干冒
天威。無任戰慄之至。

臣待罪雷垣。近接邸報。恭聞
皇上洞燭遺奸。昭察隱惡。起忠良于屯戍之中。復言官于降調
之後。蓋不啻如雷霆之撼擊。而罔敢越志。如日月之照臨
而無或遁情。萬年太平之治行。且見之矣。臣欽承
明旨。何敢追言往事。乃其猶有欺君誤國。公道難容。諸臣論
列所未盡言。而

科場重典罔上行私懇乞

究處以懲欺蔽疏

阮子孝 給事中

王京兆
高田公
評
國家弊
實如鼠
穴推賓
與一事
見謂至
公江陵
此舉噴
有煩言
非阮公
其誰雪
之

皇上雄斷猶未處分者。竊惟我國家設科取士。專用經術。所
以按羅豪俊。以弘施化。理者端在于是。豈為權勢子孫計哉。又
豈為小人阿附權勢。以圖進身計哉。二百餘年。惟此一節。最為
公道。而名卿碩輔。皆繇此出。蓋斌斌稱盛矣。先是嘉靖年間。大

引翟石門
事正江陵
類相

學士翟鸞執政。其子翟汝儉。汝孝皆得中式。當時言官糾論。有一鸞當道雙鳳齊飛之語。

世宗皇帝超然頓悟。並皆革出。不叙。遐想此時。公道尚昭。未
疾也。乃今則有大謬不然者。蓋緣故太師張居正秉政十餘年
值

皇上冲年。擅作威福。而伊親吏部侍郎王篆。又以邪媚小人為
之。鷹犬附已者。雖甚不肖。必居顯榮。忤已者。雖極忠良。悉蒙擯
棄。是居正與篆之喜怒。即天下榮辱之所關也。縉紳之士。遠眾
特立。砥柱中流者。固多。而蟻聚蠅營。阿附以求說居正之心者。
良亦不少。如男懋修。嗣修。敬修。俱膏梁子弟。不識一丁者也。敬
修中癸酉鄉試。則巡按御史舒鰲所取居正許以京堂。後御史
劉臺列之疏中。其事竟寢。嗣修中丙子鄉試。連中會試。及

廷試。則託徐爵密通馮保。中一甲第二名。懋修中己卯鄉試。則
巡按御史其所取。其外簾本房。即原任武昌知府某也。懋脩墨
卷止完二篇。某得之。以為奇貨。即置之袖中。會試墨卷在外。倩
做臨時傳遞。

廷試題。係居正所擬。先示懋修。亦倩人條對。然後赴試。遂得中
一甲第一名。敬修。中二甲末幾。其陞京堂。某等俱擢提學。寵
僕尤七。又對人言。我家已有狀元榜眼。後來還有探花。此雖出
自小人之口。安知非居正家庭之常談乎。以故壬午鄉試。有幼
男隨居正在京。尚未進學。湖廣撫按官不知居正病危。接回原
籍。科舉行至德州。而居正不起。始差人趕回。不然。則今科探花
又歸張氏子矣。王篆在南京操江時。動輒以居正聲勢。陵人。凡
六部事權。俱歸伊掌握。莫敢忤者。後歷轉吏部侍郎。招權納賂

以扼按
而接一
儒童回
藉可笑
甚矣孰
是盛典
而府喜
功哉

趨炎附
勢無所
不至一
時播紳
若狂有
是哉

欺天罔人無所不至迨居正病故仍重賄馮保結交甚厚以大
張氣焰其子監生之鼎生員之衡文理原未甚通京中縉紳奔
走門下者預取坊間時文代為筆削假作之鼎等窓稿大加圈
點刊行中外以示可中且令人勿疑及之鼎由京師赴試應天
南京大小官員間有差人赴淮安或徐州地方迎接者有親自
出郭迎謁者比進都門即館于原任禮部劉尚書之宅下程餽
送其門如市及場中編號又查各府州縣生員禮記有名者與
之連號代做臣自上年八月終赴任雷都尚未揭曉都城市民
終藉藉皆云之鼎已中了臣始不信及出榜果中一十五名
已而相會士夫又云之衡今科決中無疑臣亦不信及閱湖廣
試錄果中二十一名始信夤緣有自而人言果不虛也夫居正
挾

江陵
不三
怪吾
獨怪
奸邪
小人
之附
江陵
者何
至倚
水山
如秦
山也

皇上威令以予奪天下而伊男三人相繼擢魏科王篆假居正
權勢以懾服天下而伊男二人並得中鄉試是居正與篆但知
為身後子孫計而不復知為
陛下計也奸邪小人但知有居正與篆而不復知有
陛下也使國家大公之典為權姦私已之圖祖宗求賢之
科為小人壟斷之局蔑視君父紊亂
朝政莫此為甚誠中外臣民所共惡天地神人所共憤也
陛下獨未之思乎竊恐此風一倡人皆效尤為宰卿者必使子
弟人登第而後其心始慚否則為缺典為考官者必盡中權
要之子弟而後其心始安否則為缺情互相欺蔽習以成風則
賢才何由而得治道何由而興其為
國家盛治之蠹誠非眇小此臣所以日夜惶々拊心扼腕而不

能已于言也伏望

皇上軫念求賢重務大彰

國法比暎翟鸞事例將懋修之昂等槩行罷黜不叙以為權姦

公行欺罔者之戒仍將其等查明一併重處以為小人附勢于

進者之戒及通行兩京十三省已後鄉會考官監臨執事等官

各宜矢心奉公期得真材毋許仍前附勢徇私違者容臣等科

道官據實叅

奏庶奸邪屏跡公道復明賢才可得而治道日登上理矣臣不

勝祈懇待罪之至

懋修之昂及舒
璠諸人
微公疏
凡不免
為漏網
矣

錄用建言諸臣疏

孫繼先 御史

懇乞

聖明錄用建言諸臣以昭 聖德以光 聖治事臣惟自古英

君諍辟欲建久安長治之功必重直言敢諫之士非直言關理

道事當上意者樂受之即有逆耳之言拂心之論亦必委曲優

容而不之罪或不得已而罪矣亦必隨加甄錄而未始終于擯

斥焉此非有私若人蓋欲鼓天下敢言之氣開天下忠義之門

固人主自為社稷計耳前者伏見已故大學士張居正聞有父

喪例當回籍守制荷蒙

天語叮嚀畱輔國家維時翰林院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

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刑部辦事進士鄒元標各言居正身

列大臣宜敦孝行表率羣僚父喪不奔恐犯清議奉

劉宗伯
峩山公
評李二
楊李二
公之疏
雖足以
廓清大
奸而善
類未進
則錄用
虛言諸
臣一疏
持衡亦
不可少
均之有
功宗社
者也

挽回皇
上雷居
正之心
多少幹
施

旨廷杖有差遣成為民夫

皇上英明天縱豈不知諸臣無罪但雷居正之心甚切以為

不如是則無以慰安其心故居正可雷則雖深罪諸臣有所不

恤然以理論皇上雷居正而斬其去者蓋恐時無君臣也諸

臣蹴居正而使之去者殆恐萬世無父母也

皇上未始不諒諸臣亦嘗得罪皇上臣于斯時方待罪邑令

已深知皇上之心而痛憐諸臣之忠矣若居正大臣休休之

度弊父回京必念諸臣忠于國謀尤忠于已謀白諸

皇上宥其罪還其職如文彥博申薦唐介以成一代盛美乃今

非惟不加申救且列于大察榜文

皇上知之否耶臣不知諸臣何罪乃欲禁錮終身若此居正之

心亦狠甚矣此忠臣義士扼腕不平良非一日近日以來伏見

居正方
自以為
非常之
事惟非
常人能
行之烏
知有文
耶路公事

皇上即悟從諫如流納御史李植之言則斥馮保而籍其家

御史江東之之言則籍徐爵而寘之以法納御史楊四知之言

則怒居正而追問壞事之人臣知向罪諸臣非

皇上本心也臣又聞當居正居喪之日馮保罪惡已彰于人耳

目保謂不雷居正則已罪必不可隱不罪言官則已罪終不可

逃故假以留元輔之故導

皇上以制伏言官籍天下之口便一己之私是陷居正有無父

之名者馮保誤也皇上屏弃言官之跡者亦馮保之罪也尚何

言哉今幸罪人既得公道昭明

皇上之心亦暴白于天下後世矣乃前項諸臣尤在禁錮之列

不沾雨露之恩聖心必有言之戚然不忍者伏乞

三公斥
逐元惡
而未反
言錄用
則若有
待于孫
君之疏
者孫君
亦可謂
共成盛
美者矣

有閑風
教之論

勅下吏部將吳中行等循資錄用。至以忤觸居正被斥。如南京
工科給事中余懋學以不與送喪被斥。如河南道御史趙應元
以申救言官被斥。如河南道御史傅應禎。南京浙江道御史朱
洪謨。陝西道御史孟一脈。以叅劾居正被斥。戶部員外王用汲
等一體准復原職。則陽春不遺陰崖。而雨澤更沾枯木。非惟諫
言諸臣感。恩圖報。天下忠臣義士亦聞風思奮矣。此正鼓舞
人心轉移世道之大機也。臣愚不知避忌。冒瀆
天聽。惟

聖明聖察焉奉

聖旨朕一時誤聽奸惡小人之言。以致降罰失中。這本內有名
建言得罪的都起用。王國光着復原職致仕。郭惟賢着復原職。
其餘降罰非罪的吏部查明奏來。

敷陳清田疏

念渠蕭彥 都御史

仰體

王京兆
高田公
評無全
無全利
害二語
最當大
抵清田
非獎政
在奉行
之者不
深此不
耳觀蕭
公此疏
令人有
餘慨焉

宸衷敷陳清田事宜以圖永利事臣等聞知興一利不若除一
害以多事為功不若以無事為美宋臣李沆凡申請利弊一切
報罷老成之用心固如此也日者丈田之議始于福建既而行
令天下不論有無浮糧繩以一切太多事矣而奉行者既迫于
期限之速又欲于紀錄之利邀一時之虛名貽百世之永害延
至于今欲正之則無所措手欲仍之則弊將何極誠有如御史
江東之所奏者伏蒙

皇上亟允其請下部看議天下自此有更生之望矣臣觀清丈
以來言便者不十一言不便者十九如御史方萬山則主于復
舊御史汪言臣則主于從新而江東之又酌二臣之意而兼用

差憲巨
巡行天
下此無
益于民
祇滋擾
耳

之意差憲臣四員巡行天下查訪改正計甚悉也碩救弊者宜
尋其源矯枉者易過其直且天下之事圖之未弊之先則易返
之于既弊之後則難今事弊矣弊而更之及今不加詳議竊恐
奉行之臣不達建言者訪查之意與朝廷所以為民之心又
將有行之不善者故敢以愚慮為

此言期
限之當
實

皇上陳之夫丈量之議以清浮糧豈其不可而施為無漸限期
太促催督之令急于星火有司者而覲紀錄而逃參罰何暇致
詳民之受累實由于此其明鑑也况復查起難視初丈又甚
焉初丈之難難于履畝覆查改正之難難于得實此誠非一二
年不可萬一責之太驟將無有苛應文具者乎又無有徇豪家
之請以宜多口置小民不問者乎又無有率意輕動反滋民擾
者乎異日稱不便又有在此期限之當寬一也清丈之弊臣等年

凡此不
便皆奉
法者之
罪

此專為
閩中而
發

來常詢之而得其槩大都江西言不便福建為甚山東言不便
東三府為甚山西言不便平陽為甚在江西則曰混淆而不則
者累在山東則曰步弓無別而濬薄者累在山西則曰大山坡
為實地而山坡者累此其受病之實與今曾否措畫臣等不能
知果如人言儻亦有當調停者乎又如福建莆田上則田一畝
為一畝下則田一畝三釐為一畝乃以折實田地平鋪官民田
糧較之往時似亦省也而官田糧重故其值賤民田糧輕故其
值貴一旦比而同之空其畝不已此在臣彥之鄉先年亦常
行之然官田糧重而無差民田糧輕而有差官以其糧均之民
而民以其差均之官故未幾而帖然至今安焉今莆之糧反平
鋪已乃官田又不派四差儻亦有當通融者乎又如湖廣零陵
近日具揭到科極言該縣丈量不均臣等未敢據信至謂上里

酌減之法是清田第一議

此言當查正虛寔

中凡四段總是言土宜之當審

原糧四百四十石。今派至一千四百二十八石。下里原糧二百八十石。今派至九百三十石。且開有該批詞。似亦可據。果爾則先後何相懸甚也。恐不獨一零陵而已。儻亦有當酌減者乎。又如兩廣民田。有虛糧見徵者。有曾經奏免無徵者。經今丈量。各州縣民田有餘。遂將久免虛糧。槩議覆衛所屯糧亦如之。卽拋荒不問也。在官府以為復額。而小民視之。則以為增加。遠方之民。稱累甚矣。儻亦有當查正者乎。諸如此類。非臣等所能盡知。且土俗不同。而民情因之。有于此為利于彼為害者。所貴因其俗。不拂其情。稍為調劑。俾無實額已耳。非獨清丈不可繩以一切。卽議改正。而以一切之法行之。是厲民矣。此土宜之當審二也。事無全利。亦無全害。謂清丈皆弊乎。臣亦不敢知。謂小民皆不便乎。臣不敢知。謂小民皆便乎。臣亦不敢知。頃奉

恩詔。有摘查改正之旨。大哉

此言摘查之當慎

調停曲善。于任事者

皇言真明。見萬里外矣。臣等竊聞知。君行意。臣行令。我皇上既令之。且有嚴旨矣。又罪一人。以警百司矣。上令在清丈。有司以清丈為能。上令在改正。有司以改正為能。萬一查覈無術。奉行過當。移向日急清丈之心。奸民豪家。從而窺伺。其間本無累。而猥云有累。本應增而猥云虛增。本宜從新。而猥云復舊。一人得計。千夫蜂起。詞訟繁多。奸詭百出。將何所止息哉。古稱治道在去太甚。琴瑟不調。乃可更張。臣以為宜繹皇上摘查之議。或利害相懸。端緒可尋。卽查明改正。或奸弊叢多。埋沒已久。通邑皆稱不便。情愿摘丈。卽量從摘丈。不為擾如新文無弊。或利十害一。不甚相懸。或不便于豪右。而便于小民。

不遣憲臣而責成巡撫庶事辦而民不擾識見過于江矣御史遠矣

即明白具奏。免其改正。不為嫌。可改。則改。毋重。民病。可之。則已。毋貽。民擾。或此邑改正。而彼邑獨無。或此郡改正。而彼郡獨無。不為異。從容調節。期于與民宜之而已。此稽查之當慎三也。至于差憲。臣以專責成。以防推諉。建議及此。良亦苦心。願憲臣四員。勢不能遍歷天下。即一憲臣分轄三五省。勢不能久雷其耳目。必有所不逮。而有司者。或以憲臣特差。亟于應命。勢又不免不搔動。且清查田賦。撫臣事也。莫若申明詔旨。仍責各省撫臣。給以專。勅酌。以期限。聽其便宜。從事。以期安當。如是而復因循如故。藐視民病。聽該部及臣等該科參究。似亦計之得者。職業所關。不敢不併及之。伏乞 勅下該部覆議施行。臣等不勝惓惓之願。望之至奉 聖旨。戶部一併看議。了來說。

乞 恩定謚以揚勳德慰忠魂疏 傅孟春 浙江巡撫

題為乞

何刑部 評大傳 于誠 忠誠 德萬世 所瞻 殊不稱 忠臣有 餘憾焉 傳公聞 發幽若 太傳為 不灰矣

恩定謚以揚勳德。以慰忠魂。事臣聞之。父老傳誦。故太傅兵部尚書于謙。昔按江西。平反冤獄。其稱神明。秉公飭憲。貪墨解綬。所不便于民者。釐革殆盡。流風善政。民到于今。稱之。迨臣撫浙。觀風問俗。飭兵拊民。日以惠綏。困疲緝寧。地方為務。間嘗考求故實。尚論 國朝名臣。產自錢塘者。謙其最著焉。十月初一日。謙曾孫于昆。具呈乞修頹祠。臣隨批。浙江布政司查議。臣惟祀以報功。有其舉之。固不敢廢。而謚以易名。惟其似之。始可無議。按謙當正統初。剔歷中外。茂著聲猷。比也先入寇。據忠殫畫。內固 京師。外籌邊鎮。防衛 陵寢。扼控漕渠。條畫立奏。動中機宜。

于公死已百載而傳君更欲定其謚彼當時死

于公者直腐鼠土首耳死同黃

堦不司青史信

引

稽考謚法允為明當

社稷倚之為長城夷狄畏之如虎豹忠肝義膽赫赫在人耳目不幸被讒蒙戮思功悼枉四海一辭成化二年遣官致祭曰先帝已知其枉

朕心實嘉其忠弘治三年

特贈太傅謚肅愍建旌功祠令有司春秋致祭是謙之忠已蒙累朝優恤得謚肅愍可謂榮矣但臣謹按謚法曰肅者剛德克就也執心決斷也正已攝下也今謙在

國逢難愍則誠然而名之以肅果盡協乎以臣之愚而擬議以求其當必也其忠乎蓋忠之義曰盛衰純固也危身奉

上也推能盡忠也廉方公正也臨難不忘

國也即謙平生之履歷方其攬轡之初秉正嫉邪廉公有威身歿之日家無長物惟

易肅以忘一字之褒崇于華表

上賜盈甲袍帶在焉不曰廉方公正乎內修外攘始終一節不曰盛衰純固乎居常撫膺嘆曰此一腔血竟洒何地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不曰危身奉

上臨患不忘 固乎出謀殫慮計安

社稷信哉其推能盡忠矣以彼其行而謚之以忠似為允當臣又查得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石瑤原任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初謚文隱後因言官請易在瑤則改謚文介在治則改謚文毅今謙謚之當易與二臣同至其人品勳業不啻過之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于謙照例改謚忠愍庶名稱其實足以慰九原之忠魂而彰往勸來有以係萬世之公典矣緣係乞

恩定謚以揚勲德以慰忠魂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乞

勅經略大臣務建萬世長策以副特簡疏 侯先春 兵科都給事中
奏為星變異常適符虜患乞

勅經略大臣務建萬世長策焉且了事以副特簡事茲者醜
虜生心侵犯西鎮乃今一時內外諸臣狂于貢市不敢言戰因
循隱蔽虜勢日驕發言盈庭計無專決幸賴天地

祖廟之靈默啓 聖衷赫然震怒
面諭輔臣傳示兵部責令各邊選將治兵共修武備務期必戰
特簡大臣前往經略

皇上一言人心鼓動智者願效其謀勇者願畢其力夫三軍之
士不戰而氣自信矣臣何容喙願臣自五月以來道路傳聞咸
謂太白晝見經天時未親見不敢具奏

王大理 弘陽公 評 中百年 之計三 四十年 之計救 年之計 條畫允 當而一 歸于寔 不以苟 且了事 有旨哉 守此即 狼烟息 紅塞草 抽綠可 也

太白之
異古今
罕觀非
少芝誰
肯極言
至此

奏至七月二十二日巳時有原任知府郭師古指以示臣星月
相去尺許師古謂臣曰今日更異非星犯月即月蝕星久之星
漸逼月自東北角入月踰時始出正在牛十八度見者皆相顧
錯愕臣不習讖緯書未知占驗嘗讀劉向五紀論云太白少陰
弱不得專行故巳未為界不得經天而蝕考之前代太白經天
月蝕太白者並不數見若經天而又蝕則一二見者也且其蝕
在井而經天則歷胃昴畢嘴參井六宿也兩赴月夫昴畢為趙
今之大同宣府真係薊順皆其分也嘴為魏今之山西其分也
東井于鬼為秦今之陝西四川其分也而晉志為雁門東井七
八度則又今之大同也今虜殘甘肅搶洮岷寇松茂窺陝蜀陝
西已遭魚肉之慘川蜀又受剝膚之災則太白之蝕于東井適
為相合而扯首原為大同住牧之虜則所謂井十六度入鴈門

考證
精核

軍事一
鎮瑕則
諸鎮皆
瑕此論
最當

選將練
兵儲餉
皆貴寔
政非徒
苟日了
事者

者豈曰無徵也稽之天變既如彼驗之虜患又如
寒心哉且洮岷一破各鎮驛騷而甘肅而固原而寧夏而延綏
又進而山西而大同而宣府又進而薊鎮偏頭寧武雁門永昌
等處無一而非虜所必窺之地亦無一而非我所當備之疆願
承平日久武備廢弛將不知兵不習戰行伍太弱芻糧廢耗
萬一虜騎長驅誰則禦之庚戌之事可鑒已為今日計固無踰
選擇將領整禦兵馬儲積糧餉而已故將不尚文而尚武苟選
將而不退統袴斥債帥反以虛聲取士嘗試漫為則浮誇者進
而英雄豪傑輩反見消阻是非選將之實也兵不貴多而貴精
苟充虛數糜廩食則壯夫健卒無以自見而三軍之氣糜焉而
勿振矣非所以整禦之實也以糧餉則一耗于馬價之包賠二
耗于屯地之扣補三耗于通餽應酬之剋剝三弊不去則大司

卷之六

十一

辟書將
卒俱有
成笑而
行文更
凌厲振
技所向
無前

農日夜輦輸金錢以給邊而卒無宿飽也非所以充餉之貴也
臣願當事者之務其實也至于近京郡邑無可守之堅城又無
能守之士卒則繕修城堡團練鄉兵者不可不謀矣京營十二
居重馭輕制不善也養非不厚也教閱非不勤也願為將者
率多庸衆無能之夫而為兵者又皆市野羸弱之子以教閱者
不過仗金鼓而已則夫選謀勇汰老弱更張教閱之法務令人
與器習將與兵習者不可不謀也夫上有一怒之武則下有累
革之忠上有宵旰之憂則下有計謀之勇有
君如此奚忍負之內外諸臣必有盡心報國以祈無負于
皇上者矣抑臣尤有獻焉經略大臣鄭洛
皇上特簡責任至重且又歷任邊疆熟知虜中情態向當扯酋
西牧自言三事一收回兩免遺孽而今縱令犯我洮州矣二平

必如此
說方不
負朝廷
簡任之
意而執
不待之
扯酋以
東歸功
為貪口
者藉口

三計規
畫精明

處西寧大事而今反添洮州之一事矣三送番僧而今則親自
渡河搶番掠漢一網打盡矣是負洛以負朝廷也以此詰虜
將何辭且虜西牧已餘一年其計已遂其謀已飽不歸何待願
皇上之所以遣洛者非徒欲其扯酋之東歸草了事以苟且
旦夕固欲其經略九邊建萬世之長策耳臣切籌之有百年之
計有三四十年之計有不數年之計何謂百年之計明正扯酋
負國之罪乘其未歸攻其無備約令在東諸邊各出精銳搗其
巢穴而又以偏師綴西虜之後伺彼有為再挫之俾不得東歸
營教種落就先孳息耗折大創之後虜勢日虧即不能梟可汗
之頭而亦可以破毡裘之膽矣仍令冬邊選將厲兵以防報復
久之我兵愈精彼勢愈弱可保
國家百年無事故曰百年之計也此為上策何謂三四十年之

三法縱橫
蒼骨奇
龍度越
凡品

今日鄭
純溪所
為正出
于以耳

計明正虜酋負國之罪責令東歸閉關謝貢勿與通市而後鼓
舞番夷簡厲將士徐興問罪之師務梟犬瓦二酋之首而後各
邊選將厲士來則拒之去則勿追可保三四十一年無事矣故曰
三四十年之計也此為中策何謂不數年之計明正扯酋負
國之罪責令東歸叩關悔罪仍許貢市訂要約以後不得託言
瓦刺假道于番亦不得疲馬過索重價而我日備邊選將厲兵
待我兵精練之後別作區處若二三年間能取犬瓦二酋亦可
以保數年無事否則虜亦輕我不出行伍猖獗甚矣故曰不數
年之計也此為下策若使既不能正扯酋負
國之罪又不能復犬酋殺將之仇虜盡東歸市貢如故莫敢誰
何惟縛帳下麻養以塞責粉飾一二謬言以欺
皇上而所謂選將厲兵者亦不過曰虛文塞責支吾旦夕而已

深得
深誤
國情
狀

照應
太
白
星
一
段

似謂無策四者經略大臣所當先事而計宜者也乃今之人情
議論尤有大有可恨者虜事屯牧矣而曰太平虜犯內地矣而曰
撫番虜殺大將殺千軍矣而曰誤殺虜搶洮岷矣而曰出邊此
尤勿論扯酋渡河不過堵過而又借為增撫賞之說此與獻納
何異此說一行大事去矣臣切謂此言可斬也此臣之所以憤
激而不容已于言也今經略大臣行矣再望
天語叮嚀務期及時經理以建萬世之策勿徒為苟且了事以
冀旦夕之安則一言而妖星退舍虜患漸消
宗社生靈萬世無疆之福也臣不勝慙、待命之至

類
卷一

計
水
日
日
日

示城之靈萬世無疆之誦也日不期對之哲命之臣
莫旦夕之安限一言而效星斗合氣應運能
天監下變條陳及却整聖以真萬世之業以對高日之華心
燄而不容已干言少今整聖大至行矣再望
何異地端一計大車去矣且以臨地言何神也地且之河以鄰
天以備其商賈而不盛舉也而又昔或言無貴之端此與機
無番數幾大休於千軍矣西日籍籍對命此邦矣西日
籍籍大休六百外春數軍少於矣西日太平動以內矣矣西日
對命大休六百外春數軍少於矣西日太平動以內矣矣西日

蔡吏部
調吾公
評

邊臣奏報未當職陳末議以佐安攘事臣待罪該科頻承邊報
先後見諸臣條議俱奉

陳末議以佐安攘疏

可菴張棟 兵科都給事中

旨下部復請施行其說敏矣臣不勝杞憂雖切然未敢勦襲以

瀆宸衷者竊謂言事易當事難邊事尤難當今之邊事尤難

蓋自開市以來垂三十年日積月累陵夷至今幾于大壞極敝

而不可收拾近該督臣梅友松稍稍條議似有整頓之機而虜

兵遽已壓境一時將領無策損將敗謀辱國二十年養寇之患

今日始覩然患非始于今日也彼始事者本以互市為羈縻之

術而相繼在事者遂以互市為苟安之圖軍實情而不問虜志

滿而不恤前人以為良謀後人以為要訣所由來漸矣故先有

論劾督臣梅友松撫臣趙可懷者臣獨以為二臣未可深罪也

三月章長賞集

愚意梅趙二臣固所當

誅而前此誤國者亦宜生則誅死則諫副戮庶足以為邊臣失事者之戒

罪不在今人而在前人也。乃今接到二臣今本為款虜私惡不俊大舉內犯官軍屢次血戰已盡出境事又接得梅友松一本為虜酋受盟情患已著事體重大披力血戰伏乞特下廷議丞請

聖明裁定以示邊臣遵守事。臣反覆其詳大都文致其詞紆曲其說在虜酋跳梁情狀必掩其鋒在我軍喪敗情節必庇其慘藉口出境而欲議功托言集議而遂忘戰種種沿習舊套率皆虛恢粉飾以期免過此前人積弊非今日所宜仍者也。二臣復仍此弊臣于是不能為二臣解矣。請就二臣疏語而折之。夫自火酋勾引順義王渡河而南據先次報稱五六萬今復報不下二萬不為不多矣。以七月初八日入犯迄今八月初二日出口前後二十四日往來于亂藏堡馬家灘景古城等地方。颶飛萬

詰責一臣無槍掠之失可令彼卷舌

此責二臣稱醜虜受挫之失

集為時亦云久矣。虜性殘忍所過殺傷不計其筭。臣聞隴西之人謂洮岷之間城堡之外已無噍類。而二臣疏中則曰絕無擄掠一則曰實無擄掠何也。無暇問其擄掠送款者即以二萬之眾屯聚我地二十四日豈曰挾輜重而來乎亦不免取給于地方也。尚曰無槍掠將誰欺耶。又據疏稱前後斬虜首級四十顆生擒一虜射掠死頭目三名。遂謂醜虜受挫不為不多矣。夫醜虜受挫回也。獨不思我官軍之喪敗百倍于虜乎。其曰射死背纛頭目一名有自披明暗一甲為驗是矣。獨不曰遊擊李芳把總魏承勳何天衢賀守義中軍李如玉李國瑞相繼陣亡乎。豈我所亡者六臣不能當一小頭目耶。反稱前後殺賊死于砲矢之下實有數百。借曰果然而一十七日之敗統兵劉承嗣大營全軍受害又奚止數百也。虜殺我六臣陷我全營不謂我受挫

此責二
臣稱虜
已出境
反論功
罪之失

而我殺虜三頭目獲首級四十顆遂謂虜受挫可謂輕于自責而重于畏虜矣且莽刺捏工川非虜故土也惟丙免遺種火落赤窳而居河之南始有虜然不過二酋部落耳近因火酋邀致順義王未渡則二酋之勢尚孤順義王既渡則河南之居方熾今雖出口尤然蟠踞工川也倏而來倏而去既無河南北之限安保其不復來而遽稱出境輒欲定潞將之罪也順義以大同為巢穴當其西牧雷居莊浪之間三邊未得安枕已復渡而南挾番眾為羽翼資水草為便利臣恐其具歸心矣即使順義來歸而火落之罪在不赦瓦酋其相台吉等遺孽未除西陲之土終未可解甲而息臥薪嘗膽正在此時何暇論功罪耶臣非敢抑邊臣之功也謂此時非論功之時也至謂二十年之款虜懼其壞盟于已所督制之地而師出煩興致蒙歸釁則其言尤為

邊事若
此安得
不敗惜
乎此疏
不見于
丁丑之
前也

可異夫所稱邊方者豈貴其餌虜緩兵以幸旦夕之無事耶亦意其勇于任事為國敵愾以保四境之無虞耳國家從開市以後在事諸臣正因以玩敵養寇以致今日之患如曩者瓦酋肇亂殺我副將李魁未及一創而後李聯芳之歿繼之迄今李芳等六臣之歿又繼之我日怯虜日驕我日優柔則虜日桀驁及今改圖猶曰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也若復隱忍觀望上之不能制順義之命次之不能致火酋之首養虎貽患不知其何所底極矣在廷諸臣疇不願滅虜而后朝食安得以任事而召羣言耶且啓釁之誅何嘗不寬也損軍之令何嘗不弛也無論已往即如李聯芳提一旅之師二道以逐虜自致喪亡朝廷並未嘗以啓釁罪之又如劉承嗣合大營之眾一衝而盡

梅道二
臣觀此
便當愧
死入地

此特權
宜之術
論猶非正

沒僅以身免
朝廷亦未遽以損軍罪之今二臣者既不能任事又欲諉之于
朝廷曰吾恐啓釁也吾恐損軍也母乃懈將領而奪之氣乎二
十年來共事彌縫轉相倣倣大衄而稱小挫小勝而誇大捷邊
臣蹊徑且自如此今二臣公然欲蹈其覆轍耶豈不念今日之
時勢非前日之時勢耶故臣以為梅友松趙可懷二臣者至是
而其罪已彰可顯斥矣倘以西事方殷軍機適急不宜易置督
撫重臣則
皇上特降明旨嚴正二臣之罪仍付托以勦虜之責母畏難母
避事母推諉母因循母為一時之計而為千萬世之計如果能
振起二十年之積衰以雪臣子之憤以紓
君父之憂即封侯爵賞願

儀以誤
非用之
確當為

陛下無靳不然誤國如原任巡撫李廷儀任使不稱故被人言
而調腹裡用此豈可令邊臣見耶撫臣與司道不同司道而調
則煩簡既別顯晦稍殊故以別用為劣處若撫臣專制一方威
權隆重安往而不得也且邊臣責重而稱難腹裡責輕而稱易
平居無事而有願為腹裡而不願為邊方者况有事之時乎今
邊方被論得調腹裡則後之為邊方撫臣者皆相率而誤事以
需腹裡之調矣可乎不可乎亦非所以示鑒于後人也故臣以
為李廷儀者即別為處分以昭不稱之罪亦未為過也如果臣
言不謬乞賜施行即于安攘大計未必有裨然于邊事實可裨
其一振矣

此言西北
當賑

以西北言之自去歲旱荒民不聊生仰荷
皇上俯允科臣之請大發太倉銀兩所以賑子遺而安反側者
可謂無所不至矣夫何入春以來亢陽為虐雨澤靳施二麥不
舉流離載道兼之厲疫流行死傷枕藉見者傷心聞者酸鼻此
在河南山西等處皆然而陝西為尤甚司民牧者賑濟勸借等
法窮而無以為繼間或稍稍得雨猶未霑足縱有欲耕之心苦
無可耕之力若秋再無收則將來困頓之勢有不知其所底止
者况以逼近北虜雜處南番之地其隱憂尤當慮也
皇上豈謂前此既已賑矣遂坐視其弊而不為之所乎臣知其
必不然也臣又訪得陝西之所患者五年不稔商旅不通粟日
少而價日貴
請於戶工二部事例照舊開納許令附近地方米穀麥菽隨其

贖罪
開例
俱以
粟為
賑濟
之資
策是

所便計銀上納要之足數而後已不可以濟垂死骨立之民乎
如是而猶或不足也無已則如景泰四年山東河南江北等處
災傷令所在問刑衙門責有力囚犯於缺糧州縣倉納米賑濟
雜犯死罪六十石流徒三年四十石以漸而殺如
會典之所載乎考之漢武太始秋旱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
死罪一等以故國不費而民自濟讀者猶可想見其雄才大略
之無窮是達權濟變之法前代已有行之者矣其在
今日獨不可做而行之耶以東南言之頃

此言
東向
之水
當調

國家之財賦半給於斯物力已殫雜費日加民蓋不勝其困矣
夫何入夏以來初患無雨而迨及五月則霖雨不絕田圩盡沒
禾苗渰爛廬舍漂流大江而南上則太平寧國高淳溧水溧陽
金壇下則蘇松常杭嘉湖所在被水而蘇為最下蘇之中吳江

為尤下其他濱湖濱江濱海之地皆以一帶被灾四無分洩而
受患之獨深者不可以枚舉但分數差有不同耳若不大施蠲
免使斯民囂然喪其樂生之心逆者逞劫奪而趨逃亡順者轉
溝中而斃杖下將不自竭其財賦之源哉是故

今日之勢不得不為

請蠲計然臣之所謂蠲者不在積逋而在新逋不在存雷而在

起運何也蓋積逋之捐姦頑侵欠者獲厚惠而善良供賦者不

沾恩則何以示勸且以凶歲議蠲而乃免樂歲逋負之虛數民

危在肩睫而乃議往年可緩之徵輸則何以周急乃若存雷不

過國課十分之一二耳官俸軍需之類詎可一日無哉故非

蠲起運民未有能獲甦者也說者謂起運未可輕議臣愚以為

不然傳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由是觀之

議蠲新
通起運
斯民方
沾實惠

四海之財皆

皇上之財也四海之力皆

皇上之力也

皇上今日憫其財力之困而蠲之他日俟其財力之充而取之

則民將感其蠲賦之洪恩而樂輸惟恐其或後矣寧有忍視

皇上之不足者哉臣又聞太倉之粟足支十年太倉之銀

兩京不知幾百萬則

朝廷浩蕩之恩是固可施于目前而無虞于日後者也考之洪

武初年此何等費用

太祖高皇帝獨念應天太平鎮江寧國等處為肇興

丕基之所蠲免夏稅秋糧歲以繼歲其所以休養而存卹之者

何如也

發君民
一體之
意切

援太祖
例足動
人主法
祖之恩

此以天警深天感之
理應人深警天此

皇上獨不念東南財賦之重地而蠲免一歲以紓
太祖之成憲乎臣為此請豈敢于越尺寸拂經常享甘百
姓之譽而無補于明時者哉臣竊念
天之所視聽者惟民國家之所倚賴者亦惟民西北高亢所
望惟雨而雨獨普焉東南卑下不宜多雨而雨獨滂焉此其旱
乾水溢之變未必非
天心警告之機而保民以格天
皇上所宜焦勞而曲處者也是故上不忘警下不諱灾此惟堯
湯水旱之世為然而臣于今日尤屬望焉伏乞
皇上留神睿覽斷自宸衷儀刑
太祖之芳規取節先朝之故事特
勅各部將臣所奏會議施行于西北則多方賑濟于東南則

戎馬是
而此財
供者財
是東財
者南是
貢東財

大加蠲免毋得畏難避事以致骨髓之疾以貽噬臍之悔則
湛恩汪濊
厚澤霑濡四方有更生之慶而水旱不能為灾
天心必為之克若矣尚何戎馬財賦之待用者不足以復全盛
而培億萬年太平之
基業也哉若夫酌地方之遠近而上納定灾傷之分数而蠲免
是又撫按諸臣身親經歷者之責而非臣之所可臆度者也臣
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無封疆之憂

長又無封疆之憂

其業也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而

邵中丞 養齋公 評 論 風 使 治 士 習 之 弊 一 窺 心 于 究 心 于 天 下 有 家 者 有 巨 如 此 不 使 久 黃 門 之 任 而 令 出 居 外 潘 銓 不 得 責 不 任 其

○釐革時弊以脩內治○面外攘疏○吳之鵬戶科給事

○臣聞柔遠能邇○理國之要○机順治威嚴立政之次第○自古帝王

○當外侮之來○不先汲汲于勤遠圖○而惟脩廢舉○墜起弊維風思

○以子元元而培國本者○豈誠不知緩急之宜哉○誠以內治不修

○則蕭牆釁作○肘腋變生○自保且不暇矣○奚暇觀兵雪耻以圖攘

○外之為快耶○臣近以病痊補尸垣待罪言責向有所見敢不吐

○露於○君父之前○以今之時○事言之○連年冰旱頻仍○災異迭見○九邊年

○例但有加增○各省用兵○殆無虛歲○財已竭而用不節○民已困而

○賦不休○加之火真○亦詐多端○垂涎內地○長昂強橫○尤甚包藏異

○心北鄙○之事孔棘○南倭之報復來○內外百司○庶府其所以仰體

歷指切時且調雅讓秦
陳中樊詞不古先

澤民致主而匡時立業者豈盡乏人哉然亦未必皆若人也
以澤民致主而匡時立業者豈盡乏人哉然亦未必皆若人也
下有飢疫之夫贖緩之追求如故上有緩征之令催科之督責
不停用無公私而以官價取舖戶闌皆銜怨之聲罪無輕重
而以紙價索犯人邑里有告訐之苦民兵充役使孰執于戈積
貯務虛文何資賑貸司府動經改調不無啟巧官之律印武弁
傳播成規以立債帥之赤幟遷多速化之路械積薪存
奉無連坐之條薰藉同器關津之稅半入私囊饋賂之遺竟投
公室能于簿書期會者拾有柴雷心于風化本原者百無
二三如息因循相為沿習推姦避事名曰老成其間非不屢奉
明旨嚴切責成終未洗心濯慮仰承
德意之萬一也臣請以民風士習吏治之極弊而當革者敬為
皇上陳之夫稂莠不除則嘉禾不植鷹鷂不去則鳥雀不安故

論豪橫
害民之
狀真如
太陽當
室照題

鳴藻
古

禁伏兇人所以保安善類也先時按臣所至訪察故凡自度其
不容于法者易名遠避亦稍貽民以歲月之安而今則停訪不
行乃遂高枕而卧恬然無佈心矣然猶有進于此者罷吏軍徒
出入衙門而潛通乎關節打行惡少縱橫城市而紮詐夫平民
逞力舞文根連蔓引此其為毒已莫能支而又狐假城藏鼠憑
社伏是虎而附之以翼雖府縣之令有所不行也况百姓敢犯
而告乎訪察奉
旨初停固難輕議復矣合無乞
勅當事按臣所以明示于司道府縣者雖不必如前時每年之
必舉每縣之必行而時常留意于姦宄間或懲一以儆百恐恐
以常若雷霆之日轟轟于其上而不可測務求元兇巨惡之重
為民蠹者立枷而速斃則群小有所畏憚而不敢放縱以虐及

皇明... 授... 惟... 會... 有... 之... 率... 無... 計... 為... 出... 知... 道... 止... 獻... 非... 正... 本...

無辜矣。臣固以為民風之極弊者此也。夫位尊者小利不侵，獻子所以百乘不畜，德大者細行必謹。伊尹所以一介必嚴，故投獻有禁載之律例者，昭然如日星也。乃今之遠例者，則甚矣。勢家豪右，素已蓄夫漁獵之心，而駭子蚩氓，適以投其豁壑之欲。獻之同姓者，非繼嗣之不正，則分析之不公。獻之異姓者，非來歷之不明，則嫌隙之不忿。雖或有所為而然，亦將藉以快其心，而滿其欲也。豈知被獻者多方以自固，則此投獻者無益而有損。甚則受獻之家，不惟得隴而望蜀，則與獻之黨，豈能兩利而俱存。凡所以詐取其田地計謀，其房屋勢逼其銀錢者，譬若魚之入筍獸之陷阱，惟其所操縱，而一網無遺矣。毒螫之下，胸膈腹詛，飲氣吞聲，而民猶接踵蹈轍，何其愚迷一至此哉。合無乞勅撫按諸臣申明投獻之

清源之道... 此... 二... 論... 風... 之... 弊... 之... 民... 段... 上...

令甲自今有犯盡法擬罪，無畏阻撓，則無辜之小民庶幾少有。所恃而眠始貼席矣。臣又以為民風之極弊者此也。傳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士為四民之首，所望以佩服四維而率先兆庶者也。以今之士習言之，上焉者意氣相高，各持門戶下焉者勢利相軋，互使機謀，生歿異情，落井下石，窮通變態，覆雨翻雲，自非上智之人，不免為俗所移矣。乃其最可痛惜者，尤莫甚于學校之士。習鑽刺為神謀，折節于權門，而不願視吹噓為捷徑，俛首于公署，而無慚外。雖有送文之名，內實有借勢之念。甚則將欲取之必故與之，而投玩好以結其心，欲以為已先以為人，而廣延譽以張其勢。此不獨泯然無聞者為之，即哀然高等者亦不免。試觀今日之保舉保留官府者，豈皆公心直道無所為而為哉。為有司者墮其術而不知其失，猶小

論士習... 之弊... 雖... 未... 必... 然... 要... 可... 謂... 善... 形... 容... 者...

此一段論士習

國家之敗正由貪墨諸臣惟知受賂不計公家是以改事日壞千瘡百孔皆由

而彼德之夫則引以通夤緣入苞苴而彼此固結流毒無窮矣此其心固自以為秘計而孰知其耳目之莫掩哉合無

勅下督學憲臣加意于行檢而責令教官以必報不報則罪有所歸但有交通有司者不徒懲其過而且正其罪則庶幾學校

嚴而士知檢繩法紀肅而人敦操尚矣臣固以為去習之極弊者此也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

朝廷設在外之臣于民最親而可使貪墨者一日居于其上乎藩司之通賂臣不敢知而任意伸縮錢糧抽盤羨餘或者未必

免也守令之受賤臣不敢知而括取常規舊例火耗秤頭或者未必無也乃其所當痛懲者尤莫甚于

朝廷因事而設官而授之以關防不過重其事權使文移速達于上下間有職守事情不得已而暫行焉耳奈何此輩提寸長

以然者由臺閣

之印輒肆其狼虎之貪濫受民詞一槩准理彼既樂其易行此

銓衡之賄賂為進退上剝

六因以自利以書吏為腹心而貧富先知旋添情節以皂快為牙爪而多寡較量罪外吹求或請託以徇人或通賄以自鬻遂

下削故邊有債帥國有盜臣皆

使椎髓剥膚民不堪命賣兒貼婦野有傾家其為害益極矣彼皆心有所恃自以為泰山之倚百足之蟲故肆無忌憚之若此

今肩小臣而不自密

耳合無勅下各省直將屬內之貪墨異常者不拘大小資格不時奏聞其一切邊方河道江防海防之官但有關防者尤

勿始是濁其源而求流之清也

必嚴加訪察毋得容情漏網務須擬罪追贓則庶幾百姓之冤忿可洩國家之綱紀可振矣臣固以為吏治之極弊者此也

其可得哉

夫民之身家內供胥此出焉年例胥此辦焉河工胥此給焉其他百官廩祿諸軍糧餉孰不取足于斯而朝廷之一絲一

縷一米一錢舍此無從出矣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其所關

光焰燭天
映世而
論尤修
內之石
畫而攘
外之上
策也

係豈不甚重且大而願可使上有貪官污吏之誅求下有巨室
姦民之吞噬也哉伏乞
皇上俯念閭閻之疾苦深惟社稷之本根推民窮國匱之由
來思聚人守位之何策凡此民風士習吏治之極弊者責任當
事務期必行將見虐政去而惠澤流積靈消而深仁自普民
日殷富本日栽培則所以選兵秣馬足用聚糧而為未然之防
者未必無補于萬分之一也孰謂內治既修而外攘有不可圖
也哉臣無任惶懼懇祈之至

周京兆
毅軒公

評高談
鉅旨
信是
朝家
第一
論

步
步
論
一

議處軍兵以振國威而治安

吳之鵬給事中

臣聞思患而預防者明王之至計是故居安之日不忘危因時
而揀弊者哲后之良圖是故極重之勢必貴反

今日時事之弊莫大于軍兵臣嘗為之私憂過慮久矣而近日
復有鄖陽之變荷蒙

皇上俯俞科臣之疏更置撫臣以為輕舉兵動者之戒臣復何
容一喙臣竊以為軍兵之變已非一朝而紀法之弛莫此為甚
始猶曰募兵烏合驅市井負販而羣集之不知戴

國恩也今則舉尺籍之眾所養于二百年來而竭脂膏以奉
之者亦且相率而效尤矣始猶曰浙兵變出不測間歲有之而

今則一報于薊鎮再報于粵西三報于鄖陽是一歲之內先後
接踵而蕩然不知上下之分矣雖諸臣有自取之罪而

此上言
兵乱

此下言
宜兵之

引李牧
楊素言
又三人
見恩威
效之效

此原兵
之召乱
皆起于
將領之
非人

朝廷無輕褻之體若復任其積習成風而遇變曲處今日降一
 總兵明日罰一參將又明日易一撫臣予奪去留若惟所喜怒
 而悉出其手此所謂脛大于腰指大于股言之可為害心者也
 厲階禍釁機則已形而履霜堅冰漸不可長及今可不為亟處
 也哉然處之之道非恩不能以懷物非威不能以戰士而所以
 推行于恩威之間者非教不能以定分教不立而分不明吾恐
 專于恩者慢而不明命專于威者怨而不用情其何以祛越志
 犯上之弊而圖久安長治之策也耶昔者李牧為將厚遇戰士
 輸入幕府市租悉為士卒費日擊數牛享之日得賞賜而不用
 其後皆願一戰大破匈奴十餘萬騎言貴恩也楊素嘗出戰簡
 留者三百人人畏敵多願留者素悉取三百人斬之更簡留人
 人不願留矣言貴威也語載子路言志而曰可使有勇且知方

也故晉文城濮之戰見其師少長有禮知其可用言貴教也以
 斯知三者缺一不可而今日之御軍兵者何如哉力疲于雜作而織衽豆觴工無虛日
 財困于銖求而科斂分例身無餘資上焉者挾其勢與術以使
 下故下焉者挾其財與力以抗上驕兵悍卒濶視多言少不
 滿望搖唇鼓舌掉臂操戈舉
 國家之紀綱名分而弁髦視之矣由是觀之恩與威且無一焉
 而况於教耶以如是之將將如是之兵一旦走檄傳警投之敵
 前而用之安望其趨勞如趨逸赴死如赴生為
 國家靖難而禦侮也哉韓非子曰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正
 此之謂也為今之計其要固在擇將領而其機尤在選士卒之
 頭目乞

三語是一篇主意

勅兵部早為計處從寔體訪于將領之中才德聲望堪委任者則委任猥鄙庸劣當罷革者則罷革所貴乎將領者務欲其有恩焉而投醪挾纊之必固也務欲其有威焉而號令賞罰之必行也務欲其有教焉而親上死長之義之必明也則將領之不可不擇尚矣而士卒頭目之當選者曷以故既往之迹昭然可監臣請為

才雄識卓句古調高

陛下終言之天下之情有所萃焉而思勝則必有所恃焉而思逞而彼為之下者俛首聽命而甘心焉此其大較然耳况夫群百萬之眾而聚之一方之地其間豈無以勇力勝者乎豈無以刀筆勝者乎豈無以譎詐勝者乎有一于斯而思逞其能則把持窺伺何所不為其科派歛分而為債帥作爪牙者固此輩也其鼓眾煽亂而為懦將作寇讐者亦此輩也是故事之所由成

此言渠魁之當

連坐之法

有脇從則必有渠魁即今薊鎮兵變而吳公太等肆人為之倡鄭陽兵變而王禮等三人為之倡則舉此推彼可燭照而數計者矣使此輩不除則一夫作俑而百夫吠聲其為轄門之梗治不小也為將領者誠於百萬之內而簡其善良者授之以頭目責之以供報其哨某也無良則汰之其隊某也無良則汰之其或先事而不報臨事而不首治之以連坐之罪而無徇之以姑息之私則兇惡若吳公太者將不為眾所容矣夫然後先之以教而尊卑上下之分日講于校閱練習之時使人人皆知卑之不可犯尊也下之不可侵上也則大誼既明而輿情自定方將懷于其恩而不忍又將攝于其威而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萃渙之道行軌眾之方舉即有逆腸橫膽消縮順化莫不馴擾而惟命之是從若綱維之相貫若臂指之相使矣豈復有

滅法亂紀若王禮等之所為哉夫如是則名分森嚴紀綱整飭
 威武奮揚可以消奸宄之漸可以固根本之重而億萬世制治
 保邦之計端不外是矣蘇軾有言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于
 鴻毛有事則匹夫之言重于泰山今之時勢似不可謂之無事
 矣且以時勢論之以財而言催科政急起解無遺贖錢令嚴搜
 括殆盡其府庫之空虛何如也以兵而言衛所逃亡過半民兵
 勾攝聽差器械不修羸馬在廐其武備之卑弱何如也以人情
 而言旱乾水溢道多流徙之民薪桂米珠野有盜賊之警其人
 情又不知其何如也如此時勢而脫有偏裨士卒殺逐主師乘
 机搆會則兵之為變將有不知其所紀極者安得視為細故忽
 焉不預謀而亟圖也哉倘臣言可用乞
 勅下兵部從長計議務求

高文彛
 元前而
 陳說處
 尤見苦

國勢之奠安無俾軍心之日縱此特其愚謬之大畧耳若夫條
 目之精詳綜理之周密自有
 廟堂長慮遠猷而非臣之所能及也臣以言為職竊有一得不
 敢不言臣無任悚息祈望之至

頌不言且無利利良而事之至

臣聞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元氣也故善養身者必固其元氣而後身可安善為國者必保其民生而後國可久是以易曰何以

自之辭華絲野之風密自本

陳末議以固邦本以隆 聖治疏 吳之鵬 戶科給事

柯侍御
立台公
評

藻思

古調

雄詞

其洞

情若

登三

現而

海國

異境

目在

大奇

臣聞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元氣也故善養身者必固其元氣而後身可安善為國者必保其民生而後國可久是以易曰何以
守位曰人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從古帝王莫之能外也我
皇上軫念蒼生勤恤愛護近遇歲祲議賑議蠲凡可救民靡所
不至四方萬姓既賴有依歸矣然非獨被災地方民不聊生
也方今邑里蕭條所在皆是西北之流移未復東南之民力極
疲觀諸風俗則奢靡日滋似無可慮譬諸人身膚革充盈顏
色華澤而元氣則已索矣及今不為之休養生息是以七年之
病而不求三年之艾也其何以固邦本而綿萬世之治安也
哉臣以菲才待罪言責愚不識時心惟愛國謹以為堯之見列為五事冒昧
上陳雖則書生常語或於

治道有閑伏乞

聖明勅下部院覆議施行臣不勝仰望瞻戴之至緣係陳末議

以固邦本以隆聖治事理為此開坐具本專差辦事吏某

齋捧謹具奏聞一辨守令竊惟民生之休戚係于郡縣之

賢否然賢否之分固若蒼素之相懸而形迹之似亦猶雅鄭之

易混其品類情偽有不可以枚舉者廉可尚也而矯情隱匿勉

初鮮終則有託之乎廉者矣明可用也而懸斷輕臆任耳偏信

則有託之乎明者矣能可貴也而簿書期會逢迎應酬則有託

之乎能者矣此皆炫駑民以自彰克剝民以自逞監司或不察

焉則信之薦之其於民果何益乎不然又任之法行之已久而

何以黎庶之不樂業耶乞勅各省撫按深察而明辨之寧懼幅無華毋張皇自表寧安靜

此論守令名實為明晰

夫口斐然

長厚毋儇巧捷給舉刺揭薦悉準於是風其餘不使似是者
得以飾虛而要譽則天下羣吏莫不爭自洗濯以務循良之實
將見百姓各得其所而無愁嘆怨恨之聲矣其于邦本未必
無小補也伏候

聖裁一簡詞訟夫聽訟本以懲民非以取民也

國朝雜犯許聽收贖以待夫情之輕者而又詳審其力故有以

力無力之辨有力者許贖無力者徒杖而情最輕者答以示警

免其罰紙故上無橫取而下無橫費今則刁風日甚專藉以快

私憤復睚眦而主文唆使之徒又從而交構于其間方如火之

熾不可撲滅也彼為有司者託名積穀緊行準理而纍然拘繫

鷄火不寧逮審則吹毛射影構會索瘢必入以不應得為而為
之罪故不問力之有無一槩收贖而得免者鮮矣且尤有巧立

託名積穀緊收贖紙切中今日有司之弊

三月廿五日

卷之五

五

詞意
名色罪外加罰致使賣男鬻女蕩產傾家抑鬱悲愁上千和氣
然而姦民利其出而有司利其入是以詞愈衆而緩愈多小民
其何能不日就困窮也哉乞

勅各省撫按嚴察府州縣官果有前項濫准科罰者不時參究
罷斥則貪殘歛而告訐潛消刑罰清而閭閻樂業矣其於
邦本未必無小補也伏候

聖裁
一重農事臣聞食者民之天農者食之本未有農不
重而食可足亦未有食不足而民可保者也我

祖宗愛憫元々加意定制宣德成化間令各省布政司添設
參政一員所屬府州縣增設同知通判官縣丞主簿等官專
理勸農正統間令有司秋成時脩築圩岸疏浚陂塘以便農作
此載在會典可考而知者柰何近年以來官府視為末務漫

考祖制
甚極

論農政
水利具
見番心
民事

不。留。心。阡。陌。鮮。循。行。之。迹。田。疇。之。旱。潦。之。防。其。竭。力。耕。作。者。不
過。責。效。于。雨。待。命。于。天。而。已。矣。欲。田。之。常。稔。也。得。乎。是。以。歲。一
不。登。束。手。無。救。弱。者。畏。法。寧。為。溝。壑。強。者。畏。死。則。有。攘。臂。而。為
盜。其。所。關。繫。目。今。可。觀。也。乞

明易有
截得春
踊之休

勅各省撫按嚴督原設官員理農事者兼興水利管水利者共理
勸農暇日則兩司官分巡郡縣稽考拋荒屆期則有司官躬臨
疆場勞來辛勤若其緊要尤在相視其山川原野之宜高者為
之蓄之下者為之防之順其地勢毋執已以病民俟其農隙毋
違時以廢事務使水潦無滄沒旱乾有儲積則農夫之服田者
日見其踴躍從事而民食之不足者鮮矣其于

邦本未必無小補也伏候
聖裁
一戒侈靡夫侈靡之害其實在耗財而其流在長亂官

由此而為貪則虐民由此而為盜則玩上
下交征利而四維不張胥自侈靡為之矣臣伏觀

大明令及禮儀定式載在會典者事為之制而曲為之防

豈好為繁瑣如此執誠懇其民欲無窮民情無節而侈靡之流

生禍也我皇上近年非不申

論侈靡之禁深有得于節用之訓者

勅通行而風俗如故江南尤甚則侈靡愈滋而財用愈匱末流

之禍將不知其所底止矣此無他上不行而下無法故也臣愚

以為法行自近必自兩京始法行自貴必自百官始何也兩京

乃四方之極百官乃回民之表也乞

勅兩京各省諸臣先遵令式所載著實舉行以為倡率而後

責成有司之長民者禁民不得踰

制僭用凡宮室輿馬衣服首飾以至冠婚喪祭之類務令遵照
令式違者究治不貸則上行下效風行草偃而遠近貴賤將翕
然惟儉約之是趨庶幾浮費可省風俗可興而貪盜亦可息矣

其于邦本未必無小補也伏候

聖裁一裁訪察夫按臣巡歷郡縣必訪其衙門積蠹地方積

惡之類而嚴究重懲所以肅法紀也然其勢豈能坐照而臆度

哉而耳目之寄必有所歸矣得其人則懲一足以警百非其人

則偏聽易以生姦甚則通同衙門人役恐赫取財僅舉賣菜傭

以塞白者乃若近年以來尤可痛恨窩訪之家創立事跡單款

飾虛為實因假成真蔓引枝連如出一口比及問官研審多有

人不識面事不落影其差訪賣訪者悉依以為主而一有風聞

此裁訪察若與異日除民蠹之疏懲一警百與毋攔當毋搜檢其旨實互相發明合而觀之可也

關左右
和顏色
景得所
訟之法
讀此疏
足知吳
君治理
矣

輒用銀相傾陷被以入物嫁禍此以出貨漏網怨結仇稔有子孫相尋于不已者其為害可勝道哉雖按臣間或訪治而利藪所集孰能遏其流耶乞

勅各處按臣凡遇放告即以前款開列廣為曉諭毋令攔當以阻鄉民之進毋令按檢以杜袖匿之弊關左右以察之和顏色以受之則布告既彰而意向已示凡抱向隅之泣者孰不思以鳴冤而雪憤耶且事經告發對理有人雖有狡夫無所逃避如此則訪察雖不行而究人亦可禁自無所用其窩訪之姦矣其於

聖裁

邦本未必無小補也伏候

采眾論以重法守以敦大體以光 聖德疏 吳之鵬

詹侍御
恭貞公
評人主不

臣等近接即報見科臣唐堯欽臺臣郭萬里等為刑部司審大興縣知縣王階等

察明此以
為遺而
無遺而
委曲開
導不激
不隨真
得納約
自牖之
義者

皇上密遣聽記尚書李世達不知逐出致蒙傳諭以故文章瀆聽將為尊

朝廷而肅紀綱也然皆不蒙陛下采納宣臺省臣僚所言無一人之可信無一辭之足取也

臣等原

陛下聽記之意得無謂門庭遠于萬里堂上遠于百里懇壅蔽之為害而假耳目于左右也臣等竊以為不然夫李世達本

留都之司馬荷

皇上之簡知進而置之

直遂
意甚
宛篤

輦轂之司寇必非以為不賢者必為其直已守法析獄明刑理
寃抑而抗權貴也世達以遠臣而受茲
殊眷則感激之下空何如以為報執縱司官之審智淺而見疎
世達必不忍曲庇屬官而上負
朝廷也且世達之逐人豈敢于抗
皇上之所密遣而欲徇私以滅公哉夫亦以其法守之所在而
不敢以不守耳何也兩造具備眾言盈庭而人藏其心不可測
度故雖辭聽色聽耳聽目聽而氣聽猶恐不足以得其情也必
絕其內外之交通而親戚不窺于門屏制其言語之隔別而胥
史不上于堂階誠懼探聽既多而揣摩愈巧不復知其情偽之
微賤也世達由筮仕而歷今官彼豈不知此法守乎昔者朱氏
沛國曰人主不能行法于天下能容臣子之守法而後人主之

所訟之
道究明
殆盡

上言世
達之不
知此言
不當問
其知不
知皆不
何察也

引亞
夫到
事以
見漸
菴公
逐出
過非

勢尊人臣奉法于天子能不容人主之撓而後人主之法信以
斯觀之則世達之守法不當問其知不知矣臣等考之往代文
帝光武漢之以賢稱者周亞夫屯細柳而文帝勞軍不得入軍
門都尉直拒之以軍令於是使持節詔將軍然後亞夫傳言
開壁門請以軍禮見乃致天子改容式車使人稱謝光武常出
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到憚拒關不開乃道中東門入明日賜
憚布百疋貶中東門候為參封尉都尉冗官也且得以將軍
之令而過天子之乘輿則大于都尉者可知矣東門候小臣也
且得以國門之重而止天子之警蹕則大于東門候者可知矣
二天子一則親勞于門外一則見面于門間其視所差遣之人
何如也而亞夫到憚尚且拒之而不得以直行則下于天子者
又可知矣藉令文帝而曰將之權有天子在孰得而阻馬則

醒一翻更

亞夫之罪。何辭而文帝反。從而謝之。豈不以尊將軍正所以
尊朝廷耶。又藉令光武而曰郊關之禁。有天子在。孰得而拒焉。
則鄧暉之譴責。何進而光武反。從而賜之。豈不以重國門正所以
以重朝廷耶。我

論人在
得人在
識大體

皇上聰明神聖。下交臣隣。注意泰寧。欽情上理。固將媿虞周
之盛軌者。而豈在漢文光武下耶。臣等以意測度。是在防壅蔽
廣聞見。而特未得其要耳。請得而悉言之。古者聖王。冕旒蔽目。
不用其明。非不用明也。有所以寄其明者在也。黈纆塞耳。不用
其聰。非不用聰也。有所以寄其聰者在也。然則聰明何寄乎。寄
之知人而已矣。故臬陶矢謨曰。在知人。而禹曰。知人則哲。惟帝
其難之。甚言夫人之不可不知。而又不可易知也。誠使
皇上任得其人。則凡刑獄出入。惟所操縱。而固不得其理矣。苟

意思
剴切

非其人。則雖救精竭神勞。心于上。而彼飾觀飾聽者。終自逃于
耳目之外也。况乎

京輦方州。固可以近訪矣。而四海八圻之遠。又焉得率土而咨
諏之。耶。尊官重臣。固可數計矣。而諸司庶尹之衆。又焉得盡人
而稽察之。耶。由是觀之。則聽記之類。非惟不當用。而亦不必用
者矣。用則智窮而難繼。不用則神運而無方。獨不覩夫

用蘇明
元論來
極切

日月與雷霆乎。夫。人君之尊天也。其明
日月也。其威雷霆也。日月经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
或不能入一室之內。彼固無用此區。小明也。

雷霆不能遍天下。盡擊凶人。而天下之所以兢。然不敢犯者。
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轉。馬遠天下。以求其凶人。而擊
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

奇文蔚起

言有尽而意无穷

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御臣下可以敦大体矣否則察見淵魚而使其喘馬掣肘以待命智料隱匿而令其恐馬重足以受成則孰肯效股肱之力而贊元首之明哉臣等豈不知諸臣言之已數

陛下聽之易厭而故歎於

君父之前即亦以政体所關臣職所在不容于不言耳伏乞皇上留神省覽

采納羣言取懲于既往罷遣于將來其為

聖德光明之助不淺鮮也臣等不勝隕越戰慄待罪之至

因事竭愚怒言臣以廣言路疏

吳之鵬 給事中

陳曰委 既方德 勤至德

從諫則格古今故開廣言路帝王所以為治為名也吳公此疏得之矣

臣本庸謏誤蒙

簡任留垣日觀諸臣條列周悉更復何贅緘默待罪蓋已將暮

月矣然而感激

厚恩思竭愚忠而圖報效者則未嘗朝夕置也近接邸報偶觸

芻蕘之見不識避諱敢為

皇上陳之竊見吏科都給事中楊廷相等一本為看詳章奏大

臣訐辨事伏蒙

聖諭何起鳴已去該科問十三道灼見何人堪任即便推舉來

說不許推諉又見四川等道御史高維崧等一本為乞

恩認罪事伏蒙

聖斷將為首高維崧降三級趙卿張鳴岡左之宜各降一級俱

調外任其餘各罰俸一年欽此欽遵臣伏讀三思仰見
聖明在上至公至正始則洞燭大臣互爭之情有傷
國體固無容于喙矣今則深惡臺臣失言之罪有違

成命亦猶有可恕焉臣聞國朝設立言官皆以言為責而及
風聞言事也豈無不顧朝廷之事體者乎豈無不究事情之

虛實者乎天無擇於美惡不以地有樗櫟而廢發生人主無擇
於順逆不以言有觸忤而廢聽納故旋言旋謫旋用而人

主終不以言為棄者為其治道之攸繫也人臣亦終不以言為
諱者為其職守之攸關也今御史高維崧等豈不欲受

上之

知遇而推諉支吾之罪甘於承認而不辭者何也凡大臣員缺
惟大臣得以奉

言雖觸
件不廢
聽納是
為
當守求
言之鑑

不直指
若父拒
諫之失
而先頭
後規極
得諷諫
之體

旨會推而科道始與維崧等即奉有

明旨豈敢以臺臣而侵大臣之柄哉分不可踰權不可擅雖重

治猶且甘焉而况降級調外在四臣一何幸哉方今災旱瀕仍

老幼逃亡酸鼻饑寒困迫盜賊竊發寒心我

皇上於諸臣之疏隨所建白靡不施行凡一時臣子之在列者

孰不慶幸夫

聖天子集思廣益百執事言聽計從真唐虞千載之希邁也維

崧等幸遇得言之會而不審可言之機遂至上干

天怒谷加譴謫此非

聖德之不能包荒其實四臣有以自取之耳但據臣之愚見四

臣雖涉攻訐猶愈於容容雖類求勝猶賢於默默今一旦從而

譴責之竊恐中外相傳不曰言事者之過當也而曰時事之難

說得
委婉

言不曰論人者之失真也。而曰大臣之難論。人皆思持祿保位。而以言為諱。將來不可勝患矣。昔唐臣李絳有言曰。人臣或生。係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十無二三。故人主求之。猶懼其不諫。而賜以金帛。賜以衣馬。必欲其盡言。無隱斯已也。况肯從而譴責之乎。伏願

陛下弘

天地之量。回

日月之照。霽

雷霆之威。恕其辭之有激。原其心之無他。或復還舊職。或量為

敘遷。或悉從罰俸。以恕其狂妄之過。仍望于內外臣工之言。是

者。嘉其善。非者。矜其愚。雷同似難聽也。毋以執拗疑之。戇直似

難入也。毋以觸悞責之。則

論受諫
之道言
言中竅
非夙抱
忠悃者
不能

聖心聖
德皆在
納諫是
深于獻
替者

聖心日益虛受

聖德日益含弘。凡有言責者。聞風奮志。孰不願竭一得之愚。以

共襄萬年之治哉。臣為此疏。非敢背公植黨。瀆擾於

君父之前。以自取夫罪辜也。誠有見於

朝廷之言路。上下之關係。甚大。不可一日而不廣耳。惟

陛下賜覽而

採納焉。臣愚曷勝幸甚。

心國計
快真苗
民生者

房侍御
心字公
評征輸
緩科派
清包賠
密科罰
首議即
孟子省
刑薄歛
周公薄
征後刑
之意何
以加馬
龍窠公
可謂識
大休矣

乞加休養以保元氣以永治安疏

徐桓 刑科給事

方今竊曰道值凶荒天變人窮極矣近聞西北二麥豐收田禾
秀茂東南稍旱時得霖雨西成可必臣不勝踴躍伏思聖如堯
湯猶九年水七年旱未有消弭天變若今之易者即漢唐宋盛
時一遇凶荒干戈四起未有帖然無事如今日者蓋
皇上盛德格天為享祐實心愛民為固結臣方揚勵不暇
夫復何言願瘡痍未起流移未復窮困未甦不倍加休養以保
嗇其元氣而復重以催征科擾之苦則民將淪胥以亡而其禍
更有莫測者臣深抱杞憂不敢不披瀝于
君父之前惟

聖明垂察焉古稱周宣遇灾而惧側身脩德蓋不徒雲漢致禱
為禋祀之弭文已也有勞來還定安集之實政以處窮民故鴻

刑部題
刑部題

刑部題

刑部題

刑部題

刑部題

刑部題

刑部題

喻切

四語灼見國家大計廟堂行以民生其有瘳乎

鴈興歌車攻復古而成中興盛治。皇上敬天勤民同符堯舜固陋周宣于不居者然保子遺以固元氣則所以勞來還定安集之者不可不亟也。今之民辟大病後生意稍回神氣未復不調以大補之劑而重勞擾之則病加小愈即盧扁將望而走矣。然則生養休息固今最急務而其大端有四。一曰緩征輸二曰清科派三曰豁包賠四曰省科罰。此四者皆生養休息之要也。古者取民用其一緩其二故家給人足而府庫亦充。今民窮財盡雖由俗奢靡宜剝削亦催征太急者耗之也。往年漕折春運比併尚緩近改冬運監兌催督急如星火先以全完報部有司不得不嚴併之民不待不賣穀完之前此歲不豐稔而穀價太賤者以此穀賤則傷農故農日貧而不可支且當秋成催科四出舊逋則帶征矣新征則預提矣。

此段論一輸緩征

民膏血幾何而一時箕歛若此奈何不窮且盜也。昔有議折銀十限分徵者此法可便于衝邑不便于僻壤固不若緩之者便請乞

勅下該部除蓆板行糧隨漕起解者依限追征外其南北倉折等項稍可緩者酌議調停限五月徵完則民不苦追呼穀不賤售而蓄積可裕困窮可甦若預提則由司府等官或為衙役工食或為日用公費每于冬初預支有司不得不開徵耳。今將觀時預支尤衆乞

勅該部禁止但有隔年支取者撫按即行參治則預提將不禁而自止若舊逋議者皆為蠲免之請臣獨謂宜緩不宜蠲之徒為奸民利毫無益于良民也。蓋良民畏法歲未有不盡輸者惟奸民嗜利詐出百端每與胥猾串通隱弊專伺灾傷希圖蠲

宜緩而

亦自有

見但其

中固多

奸民亦

民耳

免故今累歲請蠲積欠愈多凡積欠者皆奸民也彼方以逋負為得計可復蠲乎請

勅該部將一應舊逋暫行停止通候豐年開徵其有那借不妨

寔報俟後追補庶奸民不敢窺伺良民不致偏累矣臣謂征輸

之當緩者此也古者什取其一未嘗加賦于民今賦額日增殆

什取其二三矣而科派復為不貲往行均徭民有一年之累尤

有九年之安自行條編民無日不擾矣非條編能擾民有司奉

行者之過也昨該御史孫旬痛陳其弊該部議復奉有

明禁而科歛如故未見洗滌詎敢違玩若此公費不足設處無

方不得不為私派計耳請

勅該部行令撫按官將有司公費酌議量增加意樽節除通融

支用外果有不敷明白申請加入次年會計徵補並不許掩目

偷鈴擅行私派則禁令肅而民生安矣戶工二部料價徵水脚

屬官解民甚稱便獨南北

內府錢糧仍令民運民一僉點如赴湯火未解則多派盤費舉

人幫貼既解則虛派使用告人賠補問問騷擾未有甚于此者

臣請

勅下該部大破拘攣將南北內府各項錢糧逐一計議每項

脚價幾何該補墊綱司幾何總入條編徵派給付解戶使承解

者有定規不致橫派司收者有定例不致誅求尤今日安民第一

義臣謂科派之當清者此也古者計口授田任土作貢未嘗責

民以包賠也自賦役煩重戶口逃亡致田地拋荒正賦無出始

責里長賠贖里長分派田首甲首復奉親屬轉輾累害問里蕭

然空矣今西北旱荒東南水患疫癘為灾死亡過半即幸而存

此一段清派

此一
反論
清包
賄

者。六流落他鄉。終為捐瘠。田土之拋荒者。不可數計。若不為區
處。槩責里長。與族屬承佃當差。是強民以不堪矣。不知民力有
限。如匹夫匹婦。終歲勤動。止可佃田一十五畝。少加一二。即荒
蕪不治。斷不能舍已之田。而芸人之田。惟不拘親屬里隣。但有
力者。許行告佃。承納糧差。一切舊逋。悉從豁免。如此則賦有所
供。民無所累。而里甲始安。有司因催征不前。多令富戶領批借
解。以濟一時之急。後被拖欠。終不獲償者。昨該御史崔景榮言
之。欲將借過銀兩。盡數征還。但此禁不嚴。則犯者接踵。合無行
令。撫按官查訪。有司出空批借富戶者。即坐贓。叅究庶富戶安
而地方安。臣謂包賄之當清者。此也。古者設有司。以理詞訟。本
以息民。非以剝民脂也。乃不肖者。每借此以滿豁壑之欲。不論
事之輕重。槩擬不應。不論人之貧富。槩擬有力。有罰穀數百餘

道
盡
貪
吏
隱
弊

石。盡折銀以充壘者。有鬻妻孥。罄產業以完納者。有監追數月
而瘦死者。有貪富戶。陽付銀而陰入己者。此輩留一日。則為一
日之害。屢經言官建議。
明旨申飭。恬不知改。蓋其愛利甚于愛官。懷刑甚于懷惠。如蠅
附鼻。即坐贓。叅治。亦所不惜。而近來撫按。每以新例過刻。曲為
庇貸。未有論贓。踰五百者。以致貪吏益肆。以臣計之。與其以斥
罰懲之于既敗。不若以法制禁之于未然。近議撫按贓罰。尤以
二分積穀。乃有司一槩贖銀。使得剋入私橐。此臣之所未解也。
乞

勅該部行令。撫按凡府縣官。問過紙贖。即填憲單。方許併追。除
紙價銀納。以充公費外。其有力稍有力。盡數納穀上倉。不許仍
前收銀。則訟自簡。罰自清。積穀自多。而凶荒有備。有能奉公無

此一段論者科罰

染者撫按官不拘資格。即行荐揚。庶足以廉頑起懦。而人之思奮各同。知總捕者。給欽降關防。不過為防盜計耳。非欲其與知府抗衡也。乃今多受詞訟。問贖不知其為備賑乎。抑為備邊乎。佐貳不許受詞。明禁昭然。豈為州縣設乎。且告者多以聞狠小事。輒架盜情。不誣羅織。擾害生民。惟此為最。似應嚴禁。以安地方。臣謂科罰之當省者此也。昔周禮叙荒政十二。首以薄征。緩刑。孟子陳仁政大端。惟在省刑薄斂。則五刑束四事。雖為經生庸腐之談。寔皆生養休息之要。不敢煩。皇上陳之。倘不以為大謬。亟下該部。看寔舉行。庶瘡痍可起。流移可復。困窮可甦。元氣完而根本固。億萬年之治安。永保于無疆矣。

乞遵

祖制定 廟謨以峻 大防除大患 疏

龍震徐桓 南宗刑科給事中

臣聞虜久牧甘肅。切憂為中國患久矣。近火落赤等擁眾內犯。殺死副總兵李臨芳。損傷軍士無算。此其陽順陰逆。和不可恃。明甚。謂宜閉關絕市。整兵聲討。滅此而後朝食。然後為快。今當事者乃欽奉

聖諭。猶無定畫。豈以虜尚可羈縻。姑息如昔。西寧故事耶。臣極愚昧。不知軍旅。然抱杞憂。敢借前箸。為

陛下籌之。古帝王馭戎之道。止戰守二端。夫所謂和議。宋輸歲

幣。奉虜最謹。而得禍最烈。今貢市即宋輸歲幣別名耳。殷鑒不遠。奈何復蹈此轍乎。以

世宗之威武。尚不能遏俺荅之狡虜。馬市旋開。旋罷。云今後言

王相國 荆石公 謂貢市 為輸歲 幣別名 極當今 誤國之 巨但知 以幸為 利苟且 旦夕之 和而已 誰能為 此言乎

王公失

之于先

諸公失

當國者

何不引

世宗論

死之律

以死之

乎而直

為此泄

開馬市者論死著之令甲蓋灼知虜情反復恐後為此以貽患

國家其慮深其見遠矣王崇古不思

祖訓當守因把漢那吉入關復倡貢市之議本為羈縻以

備不知虜欲無厭貪賞不已歲增月益費濫三百餘萬尤為不

敷扣剝軍糧以媚足是何異割肉以餵虎俾財日耗兵日疲而

虜日彊且狡焉啟封疆之思此所謂養虎自貽患也夫太倉歲

入不過四百萬今以三百萬供虜矣而即虜不寒盟中國財亦

難繼况今狂逞已甚可復牽制和議而不為征勦計耶甘肅孤懸

絕塞最稱積弱自俺荅假道西牧封兔台吉部落于西陲已懷

窺伺之心非一日矣今扯酋復踵故智與三娘子移帳而南以

迎佛捨番仇瓦刺愚我實則為盤據謀當事者不能以威望逼

其往又不能以勇力驅其去頗聞陰厚賂遣款求出塞使虜恣

此以虜
習中國
正金元
之所以
得肆志
于宋者

日驕以為中國之畏我也如此中國之不足畏也如此遂搶掠

我人民蹂躪我城堡殺傷我士卒去年攻西寧戮將李魁矣今

年犯洮岷戮將李聯芳矣且聞全師覆沒虜整居于中鎮撫隔

絕于外羽檄不通西鎮危如孤注不及今一大懲之將來日侵

月削其患有不止于今日者是不可不為寒心哉向來虜寇入邊

旬日即去不能久停者為人馬不習水土故也今久牧甘肅屋

居火食漸與中國等習久將安則其志將不在財帛而在土地

門庭之寇誰能禦之後必有議棄甘肅如河套大寧者恐關隴

川蜀皆非中國有矣此華夷出入之防不可不早為計也且中

國所恃諸番為屏蔽者番強力足以控虜二搶番中國宜應援

今反假道任其刁搶而不知問已自撤其屏蔽矣不及今收撫

倘番降虜為虜用而攻我將奈之何哉臣謂計宜遵

此策最善惜乎當事之不能行也

今日邊將之弊正出于此

世祖垂訓之意早定廟謨永絕和議決意征討先遣通使齎明詔責虜正以渝盟不能約束諸酋之罪速勅當事諸臣閉關絕市將秋賞之資一意繕兵牧馬利器械修城堡謹鋒埃廣間諜擇良將以撫馭之寬其文法假以便宜而勿為中制馬使守則有備戰則有具而又以尺組之書招撫西番款要瓦刺合兵征剿使內牧虜酋遠遁塞外以嚴華夷出入之防以除外夷窺伺之大患此一策也倘以中國財賦不足兵力不足如西寧故事陽責叛盟陰厚其撫賞得其一二小醜牲畜即謂虜已媿服可保無事復許開市如初此正明旨所謂苟且養患將有大壞而不可收拾臣不知其可也抑臣又有憂焉屬夷本我藩籬素為效順今一旦傾巢出邊為謀叵測非東虜招約西行則將結構南寇此其防堵尤不可不預

屬夷之防今日嗚承恩之事足監已徐公其有先見乎

者近議調遣宣大兵馬以為甘肅應援不為非策皇上六諭其無分彼此似也但宣大逼近京師尤為要害備一單弱戎將生心當事者宜熟計之臣無奇謀堪裨邊務而一念憂國惓誠不能自默輒敢效其款之愚倘不以為大謬亟賜採擇念祖訓之當遵思羈縻之失策罷開馬市銳志征討務驅醜虜勿使內牧則邊徼可保無虞而宗社鞏如金甌矣

郭京兆
希字公
評
十議俱
有裨國
計有益
民生可
補司會
之所不
逮篇末
勸出內
帑具見
忠悃

臣莊誦

綸音仰見

聖心憂民憂國欲收羣策以濟時艱臣卽至愚敢不悉心持籌以少贊

廟謨之萬一謹陳拾議

聖明采擇焉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今

內帑空虛閭閻窮感既不在官又不在民此其故何與昔孟軻

氏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以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

也方今公私交困弊正坐此我

國家財賦不過取之民與商耳筭盡鎰銖已無遺利况灾侵相仍救死不贍可加賦以求足哉臣為今計但于生財者清其源

宗社筆收金匱矣

財內帑... 何財無實...

財內之富... 夫... 開... 市... 信... 賦... 實...

料對合

憂因... 節... 不... 始... 其... 疑... 不... 必... 然... 大... 驚... 匪... 類...

卑... 諸... 亦... 其... 無... 不... 然... 此... 以... 也... 且... 宜... 也... 臣... 亦... 非... 弟... 亦... 非... 弟...

陳末議以圖足 國裕民疏

龍震徐桓

給事中

此段論
重農事
在與水
利

節財者去其耗而已。生財之義有伍壹重農事貳懲積逋參便
改折肆實邊儲伍清權務節財之議有伍壹省內供貳核邊費
參汰武官肆革冗役伍除遊食益農者財之本。水利尤農之本
今欲驅天下民盡歸之農畝不能矣。若溝洫隄防以備旱潦不
可一日不修築者。府州縣專設水利官壹員。又以司道監督之
責至重也。廼視勸農為末務。漫不經心。溝洫則平隴矣。隄防則
隨築隨圯矣。以故旱潦無備。一遇小災。輒告大凶。無歲不
請蠲請賑者。以此臣請
勅下戶部令水利道督責所屬。每農隙巡行阡陌。勸率農家。濬
溝洫。築隄防。務底成績。撫按一視為殿。最銓曹一視為黜陟。度
水利可興。凶荒不能為之灾。而財用自足。此重農事所當議
國家惟正之供。良民畏法。誰不完輸。惟姦豪者。包充里役。慣拖

此段論
懲積逋
免在止蠲

此段論
便改折

錢糧。倖圖蠲免。臣為令時。嘗見江南積逋者。皆姦豪也。
皇上屢歲蠲逋。徒為此輩利耳。故征輸不前。未必皆歲荒之故。
毋亦以屢蠲之令縱之也。臣請
勅下戶部。議令有司追徵。止着親管收納。革去見年總甲名色。
嚴禁包攬。但查近年拖欠者。即依律重懲。
國家非大慶。地方非全荒。撫按官毋得徇情請蠲。著為令。使姦
豪絕觀望之心。錢糧鮮侵欺之弊。征輸不患其不前。而粟紅貫
朽之積。將自此漸致矣。此懲積逋所當議。漕儲肆百萬石。江南
居大半。正改兌每石加耗肆斗。又加潮潤米貳斗。又有蓆板輕
齎等折。而上倉出倉費。且無筭。此輸本色之苦。不若折色之便
也。今夏麥稍熟。瘡痍未起。遽責之本色。是扼其吭而奪之食。民
何以堪。臣請

特勅戶部准今歲漕糧除借留南糧十分之三外盡數改折不
拘正改兌每石折銀捌錢當飢饉後使民有餘粟官無橫征所
謂寓撫字于催科且以伍錢抵歲額可多得銀六七十萬以濟
缺乏是一舉而官民兩利此便改折所當議屯田鹽課均以足
遺貳者常相須不可偏廢

此段論
實邊儲
法在復鹽

國初屯政修舉米粟價賤商人各赴邊開中上納本色以故邊
儲充實未嘗仰給
內帑自屯政廢鹽法壞弘治時議納銀運司類解太倉轉送各
邊遂沿為例以致田日荒軍日逃邊日空虛紛
請發無已矣近奉
明旨責令撫按司道官釐革侵佔埋沒宿弊屯政可望其復古
而于鹽法獨廢焉非所以遵

此段論
清權務
在嚴考
核

祖制充邊計也臣請
勅下戶部通查鹽法是否與屯田相因速為修復務使商人開
中鹽引仍赴各邊上納者即秤掣毋貪餘鹽小利庶邊餉有資
國用自充此實邊儲所當議
國家專

勅部臣往督關稅其能潔已奉公通商利國者固多然間有橫
欵以圖利或縱積猾以侵漁近且大半失額豈真歲荒故耶先
年題

准輪差府佐監收今則委之卑官聽其願使矣先年差滿嚴加
考察復職今則槩為題覆任其弛縱矣既無覺發者監之于前
又無重罰者繩之于後彼之何憚而不為利已謀哉臣請
勅下該部自今差遣不拘資俸但擇廉能回部之日嚴加考核

以上五條所謂生財之者

果有清操惠商足賦者另行優叙以示風勸其監收聽撫按擇委府佐壹員以壹年為滿考核糾舉毋仍姑息則關稅不患其不足此清樞務所當議臣聞人主以一人養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尚儉也

此段論省內供

皇上臨御以來罷內操罷燈火減燒造既以儉先天下矣今當財耗民窮內供尤宜節省如歲辦金花銀充內賞者姑節之季進買辦銀實內府者盡止之兩京監局及蘇杭等處歲造傳造一應器皿段疋等項勅戶工二部會同九卿科道官計議某項合當量減某項合當暫停及可節財裕國從實上請尤乞

此段論核過費破在裁冒

天語叮嚀內臣務體崇儉德意毋得妄乞冒破庶省一分則餘一分日計者少歲計者多帑藏日見其充溢矣此省內供所當議九邊兵馬有定數撫賞有定額乃年例銀逐年遞加溢至三百餘萬猶為不足有借支者有預發者屢屢

詔旨查核習成故套未見清楚豈真無弊可清耶臣訪之虜酋之挾賞無已邊臣之冒破亦多如軍馬逃故矣尤開宴在老弱應汰矣尤冒糧賞委官市歲幣半尅私囊差役築邊牆利歸將領其他若家丁之濫收客兵之影射弊難枚舉不及今裁處恐江河之水難實漏卮况今江河已竭哉乞特差風力科臣會同鎮巡官查核要見某項為正額應支某項為冒破應裁從實開

奏已往姑勿究。即查核後為成規。不許輒行請討。庶省一分。則積一分。而

國儲不患其缺乏。此核邊費所當議。

此段論汰武官在嚴比試考察

朝廷設官以建事。未有無事而食者。方今冗官莫過于武職。成化初踰捌萬。今踰拾萬矣。臣查兩京及外衛分武官任事者。以一萬員而足。則此九萬餘皆冗也。他若錦衣衛傳奉帶俸廕授等官。率多冒濫。先經科臣吳之鵬題革。尚有遺姦。不痛加裁抑。則以山林供野火。匱乏之患。何時可已。乞

宸斷。勅兵部覆議。自今武職應襲者。必嚴加比試。不中則發回肄業。再試不中者。本身即停襲。其已襲者。及今黃選。在內聽兵部。在外聽巡撫考察。果老疾及行檢不飭者。照文職革任。曾經陞授論黜者。照文職閑住。俱不許支俸。若錦衣衛官。係傳奉帶

俸廕授者。止許冠帶榮身。則冗官一汰。錢糧可歲省數十萬矣。

此汰武官所當議

國家設廠衛。有旗校勇士力士。監局有匠作。光祿寺有厨役。是固不可缺者。然考之

此段論革冗役在清增添及詭名私替

祖制。各有額數。迺今則夤緣增收。不知幾倍往昔矣。其間詭名私替。占役冒糧。莫不備集。

世宗時曾行查革。歲減支米拾餘萬石。乞按祖宗故事。

勅令各該衙門官會同憲臣。按籍稽查。除

祖制額外。其續後增添及詭名私替等項。悉行汰革。仍將存留人役。開造冊籍。永絕弊源。則冗食可少。而歲省錢糧。亦非止千萬矣。此革冗役所當議。古有游民之禁。惡其冗食也。今冗食者

此段論
除遊食
在查僧
道

以上五
條所謂
節財之
議有五
者

無如僧道之多。黃冠紫衣。倡為白蓮羅道等會。徧滿寰區。以致
愚民被其蠱惑。寧捨身以衣食之。此輩既逃公家之賦。又蚕食
民間之脂。不及今禁止。將胥天下為異端。而其害有不可勝言
者。但此輩游食已久。一旦驅而歸農。勢必不行。乞
勅禮部覆議。令有司清查。但係僧道。不拘曾否給牒。俱要報名
入冊。與民一體編差。其流寓者。迺歸本籍收里。庶遊食逃賦者
少。不致于病國耗民矣。此除遊食所當議。夫重農事興。水利則
生之有道。懲積逋。便改折實邊儲。清權務。則取之有度。省內供
核邊費。與冗官冗役冗食之。並汰則用之有節。既有以開其源。
又有以塞其流。財將不期充而自充矣。此乃經國之長計。非
救時之急務也。大國無陸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非其國
今且無終歲蓄矣。欲救急一時。豈能神運。鬼輸哉。臣查太僕寺

人主患
不廣大
出內帑
以助邊
儲尤為
要論

馬價尚有餘積。大工將完工。部事例銀必多。姑令那借以濟急
用。如再不敷。則累歲季進積而藏之。
大內者可發也。蓋君以四海為家。何必以
內藏為富。邊鄙安則天下安。天下安則
朝廷安。何積有用。置無用而坐視。邊儲之缺乏如此也。此又中
外所屬望于
陛下。以為救急之奇計者。非臣一人之私言也。惟
陛下恕其狂諄。而采納之。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陛下慈其玉體而采絲之天下幸甚且思幸甚
陛下必為慈惠之音信非且一人之休言也
水河歸望乎

陛下必為慈惠之音信非且一人之休言也
陛下必為慈惠之音信非且一人之休言也
陛下必為慈惠之音信非且一人之休言也
陛下必為慈惠之音信非且一人之休言也
陛下必為慈惠之音信非且一人之休言也
陛下必為慈惠之音信非且一人之休言也
陛下必為慈惠之音信非且一人之休言也
陛下必為慈惠之音信非且一人之休言也
陛下必為慈惠之音信非且一人之休言也
陛下必為慈惠之音信非且一人之休言也

論救時名 8

柯侍御
立台公
評民之
論必死
而可寒
心處言
言激切
非究心
民瘼者
不能也

重地饑饉懇乞

皇仁博濟以拯民命疏

龍寰徐桓 給事中

臣惟

太祖定鼎金陵為萬世不拔之基本而東南列郡又

國家財賦所自出非重地乎故欲加惠四海以養天下元氣則
東南在所當先欲加惠東南以足財用固根本則民窮尤所當
恤頃浙直地方疊罹水患荷

皇上特賜蠲賑幸少延殘喘不意春雨連綿麥根腐爛米價騰
貴流離載途餓莩填壑有不忍睨而視者臣聞之酸鼻民有必
死之狀可為寒心不及今拯之靡有孑遺矣根本何恃以固財
賦何恃以供

國家大可慮者莫切于此臣之所以亟有請也請先陳其

必死之狀後及其救荒之宜

此言荒多則逃竄無所

此言民貧則稱貸無自

此催征之急

皇上試垂聽焉凶年饑歲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之四方以四方未盡凶也今海內有一不凶者乎亡論山陝河南諸省即自應天抵蘇松嘉湖杭紹處皆荒欲近則無豐積之鄉欲遠則無可適之土四顧徬徨相率而轉輾于壑民之必死而可寒心者一也江南之農素無貯粟口食耕本皆仰貸于富室稍一登塲即重息償之今累歲不登富者貸矣稍有力者慮缺乏慮負欠皆閉而弗貸以故貧者絕稱貸之資惟束手待斃民之必死而可寒心者二也錢糧雖蠲猶有蠲之未盡者猶有改折應徵者來春八觀之期戶部嚴考成之法有司惧以逋負獲譴故今催徵愈急逼之箠楚囚之囹圄以此枵腹之民何堪被嚴刑之苦民之必

此賑濟之窮

此有司之剋剝

此隣境之過糶

此典賣之不行

死而可寒心者三也民既乏食須發賑濟今庫藏以織造撥給無遺食穀又以屢荒賑給殆盡即有餘蓄計口分之亦不過斗升之粟何以活億萬之命民之必死而可寒心者四也有司為民之父母飢寒宜加撫恤今多以秦越視之惟簿書期會為急不肖者則又箕歛誅求濫詞酷贖以積穀之法為助貧之資剝民髓而不計民之必死而可寒心者五也地方饑荒必仰給于隣境頃蒙

皇上嚴遏糶之令着各撫按官通融恊濟德意甚盛奈地方官各私其土湖廣江西等處道糶如故浙直商賈往販者鱗集千百艘曾無一艇放還貧民待哺如焚如溺淪胥以亡而已民之必死而可寒心者六也民有衣飾有田產可典賣以延旦夕之命今富者皆貧即有衣飾誰其典之即有

此二麥之无秋

田產誰其買之。致食樹皮草根。又有耻于行乞。閭戶雉經者。父之莫知其所終。民之必死而可寒心者七也。米珠薪桂。青黃不接。所望者二麥耳。今春雨浹月。陰寒更甚。田多水濕。不能佈種。即高阜處。又因淫滂腐爛其根。二麥無秋。將何所賴。民之必死而可寒心者八也。

此土崩之勢成

國家惟土崩可慮。江南民情獨狡。賦稅獨重。逋負獨多。鞭箠獨慘。懷忿積怨。離心已久。今值饑饉。憤怨益甚。盜賊蜂起。民不聊生。萬一不逞。土崩立見。民之必死而可寒心者九也。歲造段疋。獨取辦東南。民苦杼軸之空久矣。近加添織造。數經萬計。督催之令一下。棧戶領值。急如星火。有司不待不嚴比應之。當此饑饉之時。何堪織造之苦。民之必死而可寒心者十也。此十者。臣非敢危言以動

此織造之煩費

陛下采之民情。訪之輿論。具危急存亡之秋。即臣言未能悉其狀者。皇上詎忍坐視而不求。一生于十死哉。

不清編賑而青官羅深得不費之患

世宗肅皇帝憫蘇松災。蠲免全稅。發太倉銀百萬兩。抵補起存。餘悉賑濟。迄今遺老尤傳頌其德澤。近

皇上西北災傷。亦嘗捐內帑財。發臨德粟數拾萬計矣。况東南重地。為國家根本。尤所當急。獨忍其濱十死而不亟為之。圖哉。弟國儲未可輕議。

天恩不可再徼。江南蠲賑未幾。今復以請。是為馮婦也。臣不敢也。臣為今計。惟發南京戶部倉糧。官羅之為便。臣查

祖宗殷富時。未有積餘七年者。蓋南京地土下濕。米易浥爛。出散宜早。久積則紅腐不可食矣。今所發者。絕萬曆七年。則已餘

九年之蓄。聞米多朽腐。官攢惧其虧折。每以灰土木屑。挿和其
中。幾激軍變。此當亟為之處者。臣查景泰時。曾借倉糧三十萬
餘。徐州備賑。

世宗時。官糶倉糧二萬石。以濟京民之饑。臣願

皇上效法。祖宗推廣仁意。比照舊例。

建議及
此良之
苦心

勅令戶部轉行南京戶部。查將久積堪動倉糧。官糶三十萬石。
使貧難小戶。止糶五斗以上。一石以下。少濟目前之急。儻蒙
皇恩浩蕩。准照北京一體賑恤。或將紅腐不堪者。施給顛連。以
拯溝瘠。尤大惠也。其京城外地方。災荒米價高貴。無可接濟。着
各撫按官。速令該府州縣正官。查庫貯官銀。每石照改折價五
錢。酌地方廣狹。量餓民多寡。委府縣廉能佐貳官員。齎赴南京
戶部收貯。將八九年倉糧。官糶三百萬石。不為多。蓋與其積

思慮周
詳信是
良法美
意

之于無用。不若出之以濟民。且糶本見存。或候成熟。買補。或作
改折支銷。似亦無不便者。况江南一水之地。轉輸不難。以舟載
倉糧。運該地方。官為糶賣。大約地近則費省。每石以五錢五分
為率。地遠則費多。每石以六錢為率。當今騰貴之時。此米一出。
其價立平。即富戶之厚。蓋藏希高。值者。亦不敢復閉。米濟民間。
銀歸官庫。救荒之策。似莫便于此者。夫食足則民安。民安則地
方安。倉糧不致久積。而無用。軍卒不致忿怨。而生變。官攢不致
虧折。而獲罪。在

皇上為不費之惠。在飢民蒙再生之恩。一舉而數利焉。臣願
皇上之亟發之也。倘或不足。尤望

天語嚴勅。近省撫按官。密訪所屬郡縣。有仍前閉糶。不放商賈
通販者。即以違

昔參劾庶涸輟可蘇。焚溺可拯。而民命所全活者萬矣。其有窮鄉極貧。無錢糶米。饑餓不能出門戶者。督令地方官。即查倉儲官穀。或堪動官銀。大行賑濟。仍望

勅下吏部。查有災傷地方。暫免正官入

覲。一以省費。一以安民。併

此飭吏治正所以安民生者

勅戶部當給由。當大計。無拘考成之法。但查救荒。宣政全活多

者。即為循良。註以上考紀錄。叙用如因循舊套。急簿書。嚴催科

濫詞酷贖。貽害百姓者。即錢糧全完。亦加顯黜。毋為姑貸。如此

則吏無不愛其民。無不得其所。即有數千里之災。拾必死之

狀。又何足慮哉。所謂起死回生術。莫良于此矣。雖然。非其要也。

其要在

皇上崇節儉。緩織造耳。段正係

此望皇內供。用非得已。臣不敢望停減。但寬緩數時。俟年稍豐。然後造

上崇節儉完運

進。則嗷々待命之衆。庶沾及時全活之恩。而大造莫過矣。望

皇上尤致意焉。臣待罪南垣。懼無以補塞萬一。目擊時艱。輒致

愚悃。不覺詞之過激。罪當鈇鉞。乞

皇上鑒臣片曝。

宥臣狂悖。

勅下該部。亟議施行。勿移咨往復稽延。則民命可甦。

國本可固。億萬年之基業。永培之矣。臣無任懇切祈望之至。

臣惟天下不患無興治之政。而患無任政之臣。我皇上銳意太平。綜核吏治。屢飭臣工。脩舉職業。乃時尚姑息。人樂因循。博寬大之名。弛整齊之法。朝廷政令。多阻格而不行。臣竊恨之。有懷久矣。敢直陳其廢弛。壹貳。而所望以率先振肅之者。惟皇上一屬精馬。夫人君制政令。以綱紀四方。國家理亂。因之。生民休戚。係之。則臣子奉行。宜無不肅者。夫何人心玩愒。怠弛成風。海隅郡國。無一能奉揚休命。恪恭厥職。姑無論外臣。即內而部院之議覆。曾有不踰時者乎。無論小臣。即大而撫按之奏報。曾有不達限者乎。夫言官條畫。未必盡當。大臣奉

懇望 聖主身先勵羣 以脩實政 疏

徐桓 給事中

焦太史 評

徐公 此

奏中 而

乃先 統

院說 覆

報說 起

與王 之

章意 同

臣惟天下不患無興治之政。而患無任政之臣。我皇上銳意太平。綜核吏治。屢飭臣工。脩舉職業。乃時尚姑息。人樂因循。博寬大之名。弛整齊之法。朝廷政令。多阻格而不行。臣竊恨之。有懷久矣。敢直陳其廢弛。壹貳。而所望以率先振肅之者。惟皇上一屬精馬。夫人君制政令。以綱紀四方。國家理亂。因之。生民休戚。係之。則臣子奉行。宜無不肅者。夫何人心玩愒。怠弛成風。海隅郡國。無一能奉揚休命。恪恭厥職。姑無論外臣。即內而部院之議覆。曾有不踰時者乎。無論小臣。即大而撫按之奏報。曾有不達限者乎。夫言官條畫。未必盡當。大臣奉

此責部院
院議覆
之遲

旨覆議其當者不當者應速為題覆總事重大情疑難咨課旬日何事不可明何議不可定乃今有延閣數月淹滯半年不為覆

請者豈其意見不合恐忤夫言者而故遲之耶不知王言不宿于家恐忤言官而忍稽

君命臣知其不可也若撫按總憲一方以承流宣化為職自應策勵以圖效而况奉有明旨立有

欽限則奏報尤不宜緩今各省撫按漫不經心有經承拾數事而累年不完者有勘問壹貳事而數載耽延者雖年再考成視

此責撫按奏報之遲

為故事近奉

嚴旨切責另項摘叅即科臣所稱易完者亦未見完報又未見改限其玩

旨甚矣承流宣化之謂何而可泄若此也今夫有司承奉上司批詞而不速報比較未空前件而不早完則上司必噴而責之不目為闕葺則論為不乃有司与上司且然况部院之議覆撫按之奏報皆奉

明旨与欽限者乎

皇上欲作其勤而儆其怠徒以空言申飭之無益也何也以言教不若以身教

皇上誠以屬精先之則中外臣工鮮不易怠為勤易慢為敬自將恪恭職事以祇若

君命不違者屬精何如朝講固所當勤章奏尤所當速累日

不朝經月不講猶無廢事也若緊要章奏關係用行政之大者不速為批發則事且廢矣往時章疏未下有言及

至此方
歸到
皇上有
納約自
意備之遺

以不朝
講為无
廢事似
未必然

聖躬者留中省覽猶可說也頃將推官劾官等疏六久而不下則臣之所未解矣豈

詞婉
直切

聖躬尤在靜攝而不及親覽耶抑不樂聞說言而故為留中耶臣聞

君德以虛納為美未聞以拒諫為美者史稱漢高從諫如轉圜以言之逆耳者能從也諸臣所言有不當

聖意亦空虛懷嘉納今一緊留中總日置御前省覽外廷固有不及知者且恐壅蔽之漸將由此起中外

益疑聖明之拒諫矣臣觀前代史往古書疏上不報者譏之也今疏

多留中使後世書之史冊亦如前代曰不報將謂陛下為何如主臣永顯直諫之名君遂成拒諫之過臣不願名

歸于臣下而惜

聖明有此過舉也伏望

皇上勤覽章奏虛加聽納凡言中肯繁切机要者參日畢下即言有不當亦

蚤賜批發以作臣工之怠以成聽言之美而且可以防壅蔽之漸此固勵精圖治一要机也如此而部院之議覆猶不以時撫

按之奏報猶不以限則君勤而臣顧怠上行而下不效臣未之信矣臣性愚戇而一念

忠愛之忱抱自赤衷輒冒死效其款之誠惟皇上少寬斧鉞之誅

亟賜採納拜乞

天語叮嚀部院諸臣各思靖共以脩職業不許仍前怠慢則實

政脩而太平可立致矣萬母以臣言復留中也

此之表海斷不以此

神其固國圖治一要也... 金湯城之計... 言中曾...

督臣戡亂無策乞大奮乾綱以收萬全勝美疏
龍寰徐桓署兵科給事中

論勿賂 順義擒 逆勿調 客兵應 援頗見 石畫是 能折衝 樽俎者

臣參月間乍聞寧夏兵變即知噶氏父子逆謀請酌招討機宜

竊意督臣魏學曾雅負時望 朝廷又專任責成必能奉揚 恩威戡定禍亂日延頸跂足以

望捷音迄今五閱月矣不意其逗遛觀望坐失事機俾賊勢日 張我兵日挫師老無功頻請招安罷兵此其情見勢屈可知也

伏蒙

嚴旨切責中外稱快然不加譴斥尤以攻城討賊任之豈謂失

之東隅者能收之桑榆耶臣實憂且危之請借筋少籌焉夫三

邊設總督何為者 世宗因大同兵亂採廷臣議專設大臣控

制俾軍士有所畏而不敢肆亂則撫臣將官亦有所仗而徐為

計此設官本意也。今魏學曾能堪是職也。與哉。漢用一汲黯。卒寢淮南之謀。宋用一范仲淹。即寒西賊之膽。使魏學曾威望如二子。彼噶賊焉敢肆逆耶。即欲甘心於黨。巡撫能不畏總督之制。其後耶。犬羊異類。狼子野心。晉劉淵之可鑒也。噶拜本降虜。父子握重兵。久蓄異志。此空蚤見而預待者。黨馨不智而殺身。無責也。負材名如學曾。而亦恬不為意。及變起。猶不知倡亂為誰。激變何故。豈以秦越視寧夏。而謾不經心耶。方學曾起田間。力陳虜寇戰不空撫。士論壯之。咸彈冠相慶。謂楊一清復出。必大脩戰具。西事可無恐。孰意其因循怯弱如斯也。平時厝注。噶賊必窺覘之。視為不足畏。迺敢肆行叛逆。蓋自未變之先。賊已知學曾無能為矣。朝廷顧反不知而使之。可乎哉。噶賊即驍雄。衣猶然以全陝兵。

力討之。不過釜中魚。几上肉耳。况假以便宜。佐以帑餉。而又授以斧鉞。尤不能豎尺寸功。欲圖苟且招安。以了事。脫火真貳酋擁眾入犯。臣不知其將何如處也。魏學曾真可謂怯而無謀矣。請悉數其失策。伏夫寧夏未必舉城皆亂。學曾能疾馳赴鎮。急捕首惡者誅之。餘黨勿治。則亂自定。如力不能討賊。亦當單騎入城。諭以禍福。賊必就我招撫。而可徐為之計。何聞變倉皇束手無措。必請

旨後駐花馬池。不敢控離固原。又不敢輕到靈州。坐致猖獗。伊誰之咎。此其失策者一。當賊叛逆之始。人孰不知有勾虜之謀。凡所出入要地。宜設重兵防之。使賊不能通虜。不能連賊。可旦夕取也。而何任其出入。聽其勾連。莫知防禦。能堵截及虜移帳駐內地。而後哀乞於酋婦。計亦晚矣。此其失策者二。鎮城

既變則各城堡將士宜令戒嚴縱不能攻賊堅壁自守似亦力之可辨者何致於逃者逃敗者敗及縛將官以去如捉嬰兒僅有蕭如薰能守孤城抗賊而又不遣兵應援臣不知其紀律何在調度何在此其失策者三用兵宜先足食督餉貴在得人安有糧餉不繼三軍待哺而能攻城克敵者關中道路崎嶇轉運固難然擇人分任而又遣兵防護之何至糧車屢被劫奪使軍士枵腹不肯用命各撫臣如日坐鍼氈皇上雖多發帑金而饑不可餐事亦何濟此其失策者四李煦本一懦將素乏韜鈴學曾任閩外重寄宜授以方略或能倖功夫何一籌不展惟憑李煦揭稟將領任其調遣攻城聽其區策甚至掩敗為功而充然不知反為捷奏以冒重賞自用兵以來未聞其斬一敗將戮一不用命以徇於師主帥之威令當如是乎

此樊邊將皆然特忠義如確菴不當踵而行之耳豈其耄而智昏耶

此其失策者五臣取其前後奏詞讀之漫無成畫動多失策乍緩乍急倏進倏退如虜騎縱橫遽稱出邊就撫賊勢方張即云漸就平寧言辭虛謬舉動周章至以久疲之兵挫之堅城之下據報死傷千餘而道路喧傳大有可駭撫臣朱正色疏亦云焦頭爛額斷鼻折肢者不可勝計傷者如此死者無數損威辱國莫此為甚使當

世宗時不知將以何法正罪矣迺今師老財匱力不能支而人各異謀莫肯同心戮力秋高在邇賊未殄滅虜將狂逞其勢誠岌矣學曾計出無聊輕信賊誘頓請招安輒議罷兵其謀最疎而其詞最舛幸而

聖明洞燭

廟堂主持臺省文章得不墮賊狡計不然張傑一往朱正色繼

之賊必執二臣以為質。不要求永鎮。則堅請鐵牌。其不取侮於逆賊。貽笑於胡虜者。幾希矣。夫虜最強。則請王戰。公麼。逆賊不能平。則請招撫。何前壯而後怯也。鄭洛聞之。當必掩口而竊笑矣。此其計窮力屈。情見於詞。其不能勦賊。可逆觀者而。

急攻不
如坐困
有見哉
後葉龍
潭卒以
此成功
宜矣

皇上尤責之。攻城以蓋前愆。此使功不如使過。意誠甚善。但以臣愚度之。急攻終非勝筭。而學曾實難成功。何者。兵法以伐謀為上。攻城為下。孫子曰。攻城之法。為不得已。脩櫓。贍輜。具器械。參月而後成。距闈。又參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參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况寧夏城。迺赫連勃勃所築。統萬最高且堅。趙元昊曾據以拒宋。宋備以柒拾萬兵。尤不能克。今集兵止肆萬餘。昨攻城死傷者不知幾千人矣。銳氣方挫。復驅而攻堅城。徒肉薄飽豺狼。爾攻而不已。餉一不繼。不

直外敗。抑將內潰。其禍有不可言者。此不可不審慮也。魏學曾既多退怯。於前又安能遽振起于後。

陛下縱賜以劔。止誅不用命耳。能誅不同心者乎。功名之際。人孰無忌心。而學曾老懦。尤易欺而愚者。若之何其能成功也。夫與其急攻而喪師。孰若坐困之為得。與其使過而債事。孰若擇人之為優。為今之計。宜於鎮城外築長圍。挑深塹。屯兵以守。坐食轉輸。休養士卒。以蓄其銳氣。而花馬池與靈州為寧夏左右手。迺賊與虜出入所。必爭之地。宜如科臣許弘綱議。分任責成。勅撫臣朱正色。會同蕭如薰。屯劉靈州。以為根本。葉夢熊會同李如松。專駐花馬池。以為聲援。新任巡撫姚繼可。則督率司道。專供糧餉。并募練土兵。以備防禦。而督臣則居中調度。宣布朝廷德威。諭檄力諸酋。盡數出邊。以就撫。賞則賊勢孤。勢孤則

數語足
定確菴
功罪

城中必有起而應者然後乘其疲而擊之則一鼓可擒矣况今
秋高馬健大真之出沒靡定松套之吞噬無常不及今休兵秣
馬而急攻城以自疲脫虜乘吾隙而夾攻腹背受敵吾力其能
支哉惟據要害駐重兵內防逆逸外斷牽援則賊與虜可一舉
而兩備之此策之上也昔項忠坐困滿四而閣臣彭時商輅力
主之用此計則逆賊可生致而虜亦不足患若魏學曾膽略雖
無忠義素具非真欲玩寇養亂負
皇上任使顧力不能爾方今

嚴勅兩京九卿臺省公舉邊材博求宇內豈無謀斷兼資賢於
學曾者哉宜採廷議擇人而使之頃見邸報部議推威信大臣
壹員前去寧夏經畧豈為學曾無能而欲陰代之耶當今正患
人多議異而又紛紛調遣似非得策但擇一賢者性代學曾則

購順義
擒逆賊
誰為此
議者豈
儒哉幾
敗乃公
事矣

威振虜服而賊不足平矣臨故易將雖兵家所忌而學曾則有
不容不易者顧所易當否何如耳鄭洛機警固遠過學曾而心
乏忠義材工粉飾似非邊材第一流也當事者可不慎而誤用
之耶昔經畧已誤而今可再誤耶抑臣尤有說焉議者欲以重
賞購順義擒逆賊臣則謂非計堂堂
天朝豈不能殄此小醜而欲借力於胡虜彼將挾其擒逆之功
以恣其無厭之求所謂螭蝎雖除虎狼入室况昔在西陲不能
近擒火真而今在北塞反能遠擒噶賊此萬萬無濟者議者又
欲多調客兵以資生力臣亦謂非計自古秦甲稱雄於天下西
鳳環慶之間豈無投石超距之士廣募而厚撫之可得精兵十
萬餘何必紛紛招外兵乎即如浙兵固健然遠調寧夏則水土
不調趨利數千里外軍無半至何能出勇力以殺賊此斷不

皇明官果讀集

可者。臣本鉛槧陋儒。足不履邊塞。目不識軍旅。妄談機務。輕議重臣。冒瀆宸聽。罪當萬死。但當局者常迷。旁觀者了了。而又代署兵垣事。關職掌。繆有一得之愚。義不容默。伏望大奮乾斷。亟

勅下部。速集廷議。魏學曾應否罷斥。別擇賢能。往代其職。併議急攻坐困。孰為長計。速行該鎮督撫諸臣。無以小挫墮志。無以忌功異心。屯兵固守。一以遏虜患。一以抗賊鋒。下可彰無敵之威。上可紓宵旰之慮。而蕩平奏績。有日矣。其賂順義擒逆。調客兵應援。均非長策。併

勅兵部慎重酌行。無過為張皇多事也。奉聖旨。兵部知道。

軍變接踵。戎首難縱。疏。龍寰徐桓。南京署兵科給事中。方。體統陵夷。紀綱頽廢。寧夏叛逆。未經剿除。正恐人心搖動。九邊攘臂。効尤而不意。陳州中土。乃有乘機煽亂者。臣詳閱邸報。及訪聞指揮李承教。侵欠屯糧。不行給散。固為激變之主。指揮陳王道。垂涎管屯。嗾眾誼譁。尤為倡亂之首。貳臣罪俱不可赦。而揆之情與法。則陳王道似實過之。頃奉

馮太史 珠菴公 評 自寧夏 兵而陳 州遵化 之卒相 繼鼓噪 今蜀中 又見告 矣大畧 以稿賞 稍定法 非盡行 也夫軍 餉無事 則議減 有事則 議增是 謂買軍 使叛三

明旨俱著。巡按御史提問。李承教獨從重究。擬於陳王道似若少寬之者。臣不能無言。夫邊塞戍卒。苦於饑寒。困於剝削。不得已而脫巾呼譟。法雖難宥。情有可原。若武弁世受國家秦養之恩。礪山帶河。拖金紆紫。空何如其為報。迺一有忿隙。即不勝睚眦之怒。鼓眾倡叛。甘為戎首。而朝廷又每每曲貸之。甚至拂公憤。排眾議。而不恤縱奸。養亂其

皇明官報續集

鎮即平
憂未歌
也夫惟
去不必
然之害
而後可
以必
然之利
亦惟伸
必然之
法而後
可以杜
不必然
之變使
無變可
定無賊
可破其
功乃更
出定更
破賊之
上者今
讀徐公
疏正合
我意

所由來者漸矣。臣試舉一二。如鄖陽兵變。實參將米萬春倡之。禁廷譟攘。實定國公徐文壁倡之。何者。遷學改署。與軍士何與。而稱亂哉。始米萬春密諭杜應鳴等。傳牌聚眾。寔辱李材。繼主加糧之議。令歐丁惟寧。要而挾之。此其事詳具於撫臣裴應章。劄陞及臺臣楊紹程等疏。屢言之而不聽。反加以優擢。臣不知其何謂也。若勲衛減俸一節。徐文壁曾具疏力折其非矣。復因兵部覆議不遂。率領眾官。赴訴閣部。便有激變之語。不明為倡亂乎。及奉旨查究首惡。止以老弱塞責。則其意亦可知。部臣劄陞科臣羅棟臺。臣賈希夷等。交章劾之。止罰俸六箇月。迄今人心憤憤不平。咸謂處分未盡。夫天下不可一日有亂法之人。朝廷法不可一日不行於天下。米萬春徐文壁皆戎首也。

聖恩一寬。人心益縱。皆玩視法紀。謂亂本可以倖脫。以致呼承恩土文秀。主令家丁劉東揚等。肆行叛逆。戕殺院道。據城署官。蕩然不知有

朝廷法矣。其所由來者。不以漸歟。陳王道一么麼豎子耳。原與李承教有隙。欲得而甘心已久。復垂涎管屯。嗾令眾軍。討求月糧。兵備楊友仁。當即懈諭解散矣。陳王道因見趙貞明比試乘機糾率。貳千餘人。綁縛州同。擁圍兵道。放砲吶喊。此其意欲何為哉。鼓譟果出軍士本心。則當楊友仁閱操時。已難解散。何待次日譟亂耶。李承教侵匿屯糧。雖失眾志。脫無陳王道為之。越舞。則眾軍亦疇敢先發者。陳王道鼓眾倡亂之罪。浮於李承教彰彰明甚。臣常辟之。強竊均一盜也。竊則惟恐人知。尤知畏法強則不畏人知。公然抗法。故其罪迥異。李承教侵糧釀變。甘利

皇明官果續集 卷之五十五 奏疏類

觸網一竊類也。陳王道率眾倡亂，干法無忌，一強類也。貳臣情罪，其不可同年而語也。明矣。即兩從重處，尤為失平。况偏重耶。頃奉

明旨，獨勅李承教從重，豈陳王道倡亂雖真，亦欲以寬米萬春。寬徐文璧者，寬之耶。米萬春、徐文璧一寬，而李承恩繼作陳王道接踵矣。如再為姑息，不重加處治，則此輩將益恣其跋扈，謂莫可誰何。而禍亂侵尋，殆有不可言者。方今虜酋叛盟，各邊騷動，正責武臣戮力捐軀，折衝禦侮。延動輒以小忿恣睢，糾眾誼譁，如同兒戲。朕

朝廷少忤其意，亦將脅眾鼓亂，而不聽約束耶。陛下以威命靈爽臨天下，忍令此輩揚鬚掉尾，一任其恣睢而莫為之制耶。臣固謂天下不可一日有亂法之人而

陛下欲行法於天下，請誅自亂法者。始如陳王道者，實為倡亂之首。所當首誅以正國法。仍追究米萬春、鄖陽激變之由，逮繫至京，明正其罪。徐文璧率眾起變，罪固難赦。姑念勲舊，奪其管事，貶其祿秩。庶

皇靈震疊，咸爽昭人心之公憤，可紓

朝廷之類網，復振彼武弁輩將謂

朝廷有必不可犯之法。人臣有必不可赦之罪。即有恣睢跋扈者，亦少知斂戢，而不敢公然倡肆外。而邊鄙永無孳承恩內而腹裏永無陳王道則國家久安長治，終必賴之矣。臣代署兵

垣事，關職掌，不忍見

清明之世，有此倡亂之臣，又不忍見

盛治之朝，有此縱姦之舉，故敢盡其款款之愚。如此或有議臣

追論為過苛者。臣聞傳曰。見無禮于君者。誅之。如虜。逐鳥。雀也。徐文壁。米萬春。與陳王道。事情各異。倡亂則同。均之無禮。於君者也。臣義不甘與共國。故昧死直陳。即蒙鷹鷂之誚。所不。顧矣。伏望

勅下兵部。覆議可否。

大奮乾斷。各從重議。處勿惜此。三臣以儆天下。未必非計安之。良策也。

東夷告警謹紓籌策以固根本重地疏

龍寰徐桓 兵科。給事中。

簡選鋒
重江操

精器械
脩戰艦

練教習
五議俱

有卓見
今廟堂

亦漸舉
行之矣

第傳聞
王都督

所募漸
兵率多

市井狡
獪不任

執矣得
無既其

名不既
其實乎

臣聞倭奴已破朝鮮。遼左天津。勢正危急。因陳五議。濟

宸聽。南却略而不講。以勢尚可緩也。然有備始無患。患至而後

為備。則無及矣。今南都兵果堪備乎。京營雖設。徒為飾觀。曾無

足以備緩急者。脫一有警。不知將何以禦之。臣叨署兵垣。目擊

棘門之弊。深抱杞人之憂。謹紓籌策一二。

皇上試采擇焉。我

太祖肇造區夏。定鼎金陵。建萬世不拔之基。信為根本重地。即

無事尤當預防。况今多事時乎。倭夷關白。本我華人。挾篡弒之

威。藉席卷之勢。其志將橫行中國。而南都濱江通海。道里頗

便。倘我奸徒為彼嚮導。窺伺留都。情形叵測。即朝鮮極遠。且

卒犯之。船隨風泊。一瞬千里。其條而北者。安知不修而南乎。當事者。空亟嚴戒。備不暇而尤泄泄焉。為燕雀之安。不思綢繆之計。豈謂兵力足抗耶。嘉靖三十三年。倭止四十二人耳。直抵板橋。官軍鼠竄。殺把總二員。損軍兵無數。此其往鑒。今倭奴聲勢百倍。往昔而兵力獨能抗與。臣查參大營兵幾參萬。非不哀然稱盛。守備大臣與巡視科道。非不力圖整刷。而卒沿習舊套。虛應故事。不能使控弦皆勇猛。何哉。南軍素驕。而生長濕土。力最弱。易於為亂。而難以禦亂。每軍月糧壹石。稔時值價叁錢。壹家數口。生何能贍。加以雜差之苦。軍情不堪。若更責以習技之勤。則怨聲四起。而鼓譟立至。以故操演之日。寅集卯散。少遲一刻。惟恐其有怨而譁者。如此安望其能熟練哉。平時既不能熟練。一旦有警。驅而之戰。此必不勝之數也。夫以南都重地。而兵力單弱。

易於為亂而難以禦亂
二語盡京軍之弊矣

至此。可為寒心。然則若何而可。議者謂宜清勾補。增投募。臣則謂非計。何者。清勾閭閻騷擾。盤費不訾。補戍戶丁卒多羸弱。隨解隨逃。何裨實用。此清勾補不空也。投克軍餘。習見其父兄驕惰。一加訓練。即生怨懟。徒費糧餉。何克軍實。此增投募不空也。以臣計之。莫若節選鋒而增其餉。重江操而核其軍。則為上策。蓋軍不簡練。尤無兵也。三大營近立選鋒五千。本欲擇驍勇士。以訓之。迺克役者多。市井狡猾。未必人人皆選鋒也。即間有投石超距者。又教練之無法。而糧米一如常伍。焉能策之用命。須令兵部職方司。會同兵部。與巡視營官。親詣各營。逐一選閱。其力能舉貳百斤。年三十以下。二十以上者。方准收伍。比照北京。乃募選鋒食糧例。每軍月給以二軍之糧。優其廩餼。省其雜差。使得專力演習。常川操練。非大寒大暑不撤。比又查大小教場。

此段
簡選
鋒

各營中營左營各有選鋒壹千而右營獨無殊非事體合無
添選二千名分隸右營大小教場各選鋒三千以備根本緩急
似不為多如慮其糧增費煩國賦難繼則請於常伍中有逃
故者免其充補損彼以益此未為不便糧不加增而兵得實用
臣故曰簡選鋒而增其餉策之上也國初重京營以官軍奸
頑發江操例也今藉新江口營為屏蔽則捍外衛內宜選精銳
者充伍可反以奸頑者虛糜乎况倭患告急則水軍尤為緊要
節經題設武職大臣提督近把總改坐營哨總改把總無非欲
重其事權官既改而軍仍舊非計也臣曾奉
命巡視見軍廸羸強半宜汰頃令兵部會同操江并巡視官查
核見操軍三千有奇精壯者留充選鋒稍壯者或并參大營或
發備兵營或止汰其老弱餘照舊從長計議以後奸頑不許仍

此段
重江
操

發江操選鋒壹千五百名為水戰而設數似太少內年力壯勇
操舟便捷者存之否則不拘土著另募選補務足叁千數俾專
習水戰兼演陸操責令坐營二員訓習仍聽兵部與操江節制
調遣其二食或照圖山營例給以兵餉或照北京選鋒例給以
雙糧此兵一設不直捍禦外患抑可潛消內侮南軍之敢於鼓
譟者以都內惟此輩能操戈耳今更得精兵叁千團聚江口結
以恩鼓以義俾有勇知方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則彼驕悍者
自將懾服而不敢動此守南都第一要務臣故曰重江操而核
其軍策之上也夫三大營既簡選鋒叁千新江口營又募練勇
三千合肆營得精兵壹萬大牙相制臂指相使無事則能潛消
隱禍有事則能著立奇功所以保障金陵鞏固皇圖者計不
外是矣然有兵而無器械是持空拳而搏猛虎必無倖中者且

此段
精器
械

倭奴善跳一躍十步飛刀如電而烏銃尤神昔俞大猷威繼光用藤牌狼筈長鎗飛鏢鞭箭火炮以勝之而此中無一焉蓋軍多貧窶力不能辦須兵部官銀置備其兵仗局神鎗烏銃竹甲等項宜令職方司率各營官親詣檢閱可用者則貯以待給朽鈍者即令監修毋發工部營匠致滋冒破大率兵器不精其弊由委文官製造耳若製兵器即委武官則彼欲持此以建首功孰有不精製者此器械之所當議也江防戰船原額肆百隻三十三年准造三百隻今止存其半似為太減而沙船皆平底大腹不能衝風破浪十八年臣曾題

請改造已奉

欽依迄今未更一焉有識者咸謂此船無裨於用宜令當事者查應改船隻亟為更改除實在數壹佰五十隻外量增五十隻

此段
脩戰
江

比照閩廣浙直所造福船唬船坐營船等制始輕捷擊擄不畏風濤又舊例專

勅工部主事壹員督理重其事也近因匠頭假冒聽操江分委江防似矣但江防多不親督致令工役冒破如故此奸弊尤當議革春秋二季工部主事會同兵科查閱戰船而坐營官輒欲抗禮殊非體統相應併議以後造船或應按

勅工部督造或應照例操江專管務停妥畫一此戰船之所當議也臣查會典隆慶元年議准弓箭鎗刀火器等藝各擇精熟者立為教師與把總等官定賞罰格纖悉具備此練兵捷徑法臣

請申飭南京一體遵行教師必得如李良欽劉邦協劉君遠者其人迺可乞行文浙閩等處訪其徒得數人至都下每人月給

此段
習練教

糧銀壹兩伍錢俾專在營訓練。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教成全隊。即給冠帶。充名色把總。咨軍門聽用。其把總等官。怠惰不親率教練者。必降級革任。其守備與巡視會閱。須嚴加比試。其賞格亦須更定。凡步箭止中一二。雖馬箭全中。亦不准賞。如此懲勸。昭而兵俱雄技。人自壯膽。語曰。練兵在先。練膽練膽。在先。練技。技精則膽壯。膽壯則兵強。此教習之所當議也。臣本一介書生。不諳軍旅。但叨之日久。灼見營軍真同棘門兒戲。斷不能備倭。而又聞倭報緊急。患在目前。不容視為緩圖。輒據一得之愚。條為伍議。隨事直陳。如此伏望
勅下兵部。轉行南京兵部。覆議
上請。如果臣言可采。著實舉行。近來
詔令阻隔。言官多空言無補。即臣所題射的一事。營官置而不

用。他可知已。顧有言責者。盡其職。臣盡臣職。爾其行與否。非臣所敢必也。奉
聖旨。兵部知道。

聖旨宜
本說的
是兵部
便看議
未說
覆奉
將材
行與該
官
嚴加
選務
真材
必拘
亦毋
以虛
塞責
嚴舉
賞罰
令敘

將材難知。糝羅宜廣。疏。
龍。寰。徐。桓。兵科等。附。
自昔全盛之世。未嘗無敵國外患。然未有南倭北虜與逆賊。茲
發一時而武備單弱。將帥乏人。如今日者。
主憂臣辱。此乾坤何等時也。
聖明方拊髀思良將。為臣子者不能矢公矢明。以稱
上意。尤徇私濫薦。是必無人心者耳。臣代署兵垣。遵奉
明旨。咨訪將材。南中薦紳寮案。問之多不能知。即間有知者。亦
皆耳食。非親見其謀與勇。若何舉。一不當。答將焉。諉。臣為此。惧。
薦舉固不敢不公。而未必能真知。未必當實用。且材之伏也。無
盡遺於所薦之外者。必多。反覆思惟。莫若
勅省直撫臣。特行選舉之法。則可以網羅豪傑。副
皇上側席之求。而倭與虜俱不足平者。蘇子曰。知兵之將。民之

將材難知糝羅宜廣疏

龍寰徐桓兵科等附

奉
聖旨宜

本說的

是兵部

便看議

未說

覆奉

將材

行與該

官

嚴加
選務
真材
必拘
亦毋
以虛
塞責
嚴舉
賞罰
令敘

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蓋將得其人，則兵勢強而國安；將失其人，則兵勢弱而國危。故古善立國者，必加意於求將。或舉之耕釣，或拔之行伍，或收之亡虜，即不次而擢用之，以故豪傑樂為之用。卒能匡王定霸，以成不世之功。方今將帥材官，分闡建牙，非不星羅棋布。然聞警則先倉皇，臨敵則先退縮。卒未見有一將一士，出勇畧破強虜，樹奇勳者。何哉？則以登進之途大狹，即有豪傑無由撥羅為用耳。我國家用將，惟世胄武科二途。世胄則多紕繆，知兵者鮮；武科則拘文墨，飾浮者多。間有登跡行伍者，勇力雖壯而謀畧殊未諳焉。無惑乎將材之寥寥也。近蒙嚴旨勅兩京九卿科道會薦邊材，又採言官議申明連坐之法，大小臣工必能仰體德意，力主公評，敢及私昵，自干

憲典。將各舉所知以稱皇上任使。但知材固難知，將材尤難知。邊將材尤難之難者，蓋倭平定幾四十年，戰將壯者老，老者死矣。東南人材無可知也。今虜款貢踰二十年，即有知勇罕經戰陣，西北人材無可知也。今於見任廢閑中求其經戰事實，功次足多者舉之，則惟征羅旁、征九絲、征松藩、征建粵、征緬甸者可紀耳。臣以為東南土夷之麼小醜，先以計撫出其不意而勦之，特易易何足為功？况倭與虜較諸土夷，其勢力何啻什伯以若功為足多，即曰某可備虜，某可備倭，臣恐小敵勇大敵怯矣。非臣所敢必也。此將材之所以難得，亦難知爾。然堂堂天朝，不應有借材異代之難，而廣招博訪，兼收預蓄，則今日第一急務也。十八年臣奉

命會舉將材。深以薦舉未盡為患。請發

明詔。廣募英材。兩京許詣兵部。外省許詣軍門。告投掄選堪用。

列名具奏。兵部總為比試。分派各軍門聽用。荷蒙

俞旨。下部議覆。奉有

欽依。經今已三年矣。未聞某省某官舉某也。智某也。勇某堪偏

裨。某堪大將。豈各省撫臣視

明旨若弁髦而謾不舉行耶。抑天下果乏材而應募者鮮也。夫

人材之生。何代無之。我

太祖以英武定天下。涵濡甄育。逾二百年。豈無英傑挺生。豪俊

潛伏。如韓彭如張岳者。出足應

明主之求。顧求之者未得其方。爾自納級白丁。一加嚴禁。豪傑

聞而解體矣。今禁雖稍弛。格尤未破。即前九卿科道所會薦者。

非墻壁援引。則不得用。彼非常斷絕之士。孤寒寡援。肯甘淪落

不北走胡。則南走倭。臣聞虜帳與關白。贊畫大都。皆漢人有技

能者。是藉寇兵而資盜糧耳。不及今亟為摻羅。脫有美兵潢池

者。此輩將蜂聚蟻附。而不解此大可隱憂也。臣請

勅兩直并十三省督撫諸臣。各於所屬地方。懸掛榜文。於轅門

外。豎立招旗。不拘世胄。武科行伍。或山林隱逸。或卑官異途。但

有奇抱絕力。願出報效者。許自告投。各督撫務秉公心。精藻鑑

詳加掄選。有善騎射者。則試其巧力。何如有工野戰者。則試其

膽畧。何如有習間喋者。則試其機變。何如各取所長。以備偏裨

之選。其有謀勇兼資。能運籌決勝。制閫專征者。則優禮而尊崇

之。若養重立園。真識通玄。機智語握奇者。則更屈節而招致之。

以備大將之選。每人所舉。多不過十名。少不過五名。限文到壹

曲盡
摻羅
之法

月內卽列名具奏。

勅令兵部登錄將材。係見任者。查覈選用。係未仕者。行文咨取。本府州縣。給以路費。赴京試驗。選用各隨材品之所長。而器使之勿拘以文法。勿繩以小過。如果舉得其人。建有成績。查原舉者。嘉賞之。如舉非其人。致負委用。查原舉者。懲罰之。如此海內英豪。盡入吾彀。將必濟濟。師師以奮揚威武。而北虜南倭。皆不足患矣。網羅豪傑之術。似不過此。今日之所當亟舉者。頃該臺臣龔文選。議令各省直撫。按咨訪薦舉文武邊材。荷蒙

嘉納。臣則謂咨訪。不若招募。之為廣。薦舉。不若選舉。之為真。頃令督撫一面延訪。一面招募。則可以盡收一時之人材。而野無遺賢。邊多良將。此籌邊切畫也。抑臣尤有議焉。嘗聞養鷹者。說饑則搏擊。飽則不然。用將如養鷹。空乘其饑。無飲其飽。斯善將將

養鷹之說亦有遠見

矣。近該兵部議請添設會書。以儲將材。其意甚善。但舉廢閑大將。及資俸已深者。擢用之。是養鷹之飽者耳。何者。此輩忠義非性。生孰無富貴功名之念。方起側陋者。志欲急功名。圖富貴。不暇計生死。故能出死力。以成大功。若大將而廢閑。及總兵而俸深者。拖金紵紫。富貴已極。非志氣驕盈。則精力衰疲。有生之樂。無死之心矣。雖儲蓄之。何益哉。固不若懸此缺。以待有功。或查會舉內有材堪大將者。不次超擢之。則人知感激。而思奮此計之得也。臣代署兵垣。兩京會薦。目擊將材知之難真。舉之難當。兢兢焉惟恐負

聖明。是懼如哮拜。哮承恩。土文秀。當未叛時。巍然以將材列劄章矣。人孰知其為逆。如蕭如薰。當未抗賊時。屹然一凡庸裨將爾。人孰知其為勇。由斯以談。非蕭何誰能奇韓信。非孔明何能

識魏延世不多蕭何孔明安能精鑑別若燭照而數計哉將材
難知若此故於兩京薦舉外不得不立選舉之法以為
聖明知人之一助伏望

睿斷下部酌議可否

勅各省直督撫亟行招募選擇舉用如有仍前怠玩及徇私濫
舉者許兵科指名叅治度豪傑之摻羅罔遺夷虜之蕩平有日
而臣一念以人事君朴忠可少藉以盡萬一矣



